

【发郊】我渴望的是有你的地方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19600)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219600>.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发/殷郊 ,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现代爱情故事 , 三千岁老神仙在线勾引清纯男高 , Alternate Universe , Fluff and Angst , Fluff and Humor , Hurt/Comfort , Fate & Destiny , Age Difference , Sex , Angry Sex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 of 你当像鸟飞向一座山
Stats:	Published: 2023-08-09 Completed: 2023-09-29 Words: 36,745 Chapters: 13/13

【发郊】我渴望的是有你的地方

by [feathersinmyhair](#)

Summary

阔别三千年，他终于找回他的姬发。

正文已完结。
民国au番外更新中。

Chapter 1

神话故事中说，姬发灭商建周后开榜封神，殷郊被封为太岁神，永享长生不老。史书记载，武王死在了克殷后的第三年。

七点十七分，手腕上的电子表尽职尽责报时。站牌挤满了人，最近一辆公交车在路口驶来，下一班不见踪影。姬发在心里默默估算着一趟公交车可以承载的容量，和挤在他前面的人数——拔腿就跑。

压着铃跑到教室。林浣，他的同桌，问他今天怎么来得这么迟。姬发呼哧喘着气，四处张望，没有班主任的影子。他说，起晚了呗，不然怎么会迟到。

心里还是有点埋怨的，昨天放学买好的饭团丢在冰箱里忘了带，早自习下课去食堂买饭又会有很多人。姬发在书本的遮挡下撅撅嘴，都怪那个突如其来的骗子——骗子，骗子，骗子！扮成昆仑仙人的模样在他家门口等他，和他说自己名叫殷郊，求他收留几天，等凑够盘缠他就自行离开。

明明是拙劣百出的谎言，对上那双纯粹的、郑重的眼神，姬发居然答应了。事后奇怪，明明从未相见，殷郊看他的眼神居然饱含着那样多的情绪，姬发从小心思细腻，绝不会认错殷郊传递出的感情，那是浓郁的思念和失而复得的欣喜。

不像演的，殷郊对一切现代家电都充满了陌生。整个周末全是鸡飞狗跳，殷郊力大无比，水龙头、摇椅、门把手，全都毁于一旦。避免惊动在实验室准备博士毕业答辩的哥哥，姬发只好恶补成为一个新晋修理工。偏偏殷郊学会的唯一一项技能就是在手机锁屏的情况下关掉闹钟，再把姬发摁在怀里睡个回笼觉。同居第三天，姬发华丽迟到。

拉开书包拉链找东西，手指的触感分明是塑料包装袋，姬发猛地抽出来，原来是一袋草莓味的小熊饼干。如果家里没进小偷的话就是殷郊装的，也只能是殷郊。他早就不爱吃甜味的零食了，这还是哥哥回家看他时候买的，他不想哥哥自责不够关心弟弟，就装作特别爱吃的模样将零食藏好。倒是昨天为了哄殷郊这个大胃王，随手拿出一袋给他，他吃得开心。想必是觉得姬发也会喜欢，趁他不注意塞进了他书包里。比如康师傅红烧牛肉面，姬发都吃腻了，殷郊还是觉得好吃，硬要姬发尝尝他碗里的。把什么喜欢的、觉得好的，明明是姬发给他的，也要再给姬发尝尝、看看。

姬发愤愤将饼干塞回书包里，本来就是他的东西，殷郊又拿给他，他居然感动得不行。不过好在他今天早晨不用饿肚子了，课间，姬发就着白开水吃饼干，原来也没有那样甜得难以下咽。

提前申请了晚自习免修，姬发担心家里的锅碗瓢盆被某个无敌破坏王用一天的时间回炉重造，绝不肯承认是挂念殷郊。路过小区门口的超市，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去买了土豆和新鲜的牛肉，又拿了盒咖喱，前天点外卖的时候那家伙说咖喱牛肉饭比黑椒牛排饭好吃。

殷郊没搞什么破坏。窗帘死死拉着，他用姬发的衣服蒙着脸睡觉。一张一米五的单人床挤下两个一米八的大男人还是有点困难的，姬发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如果殷郊长时间住下去，他得换张床。

等等，打住，姬发轻咬自己的舌尖，怎么突然心底默认这家伙会一直住在自己家里呢，难不成是真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殷郊留宿第一晚，姬发让他在沙发上凑合，他睁圆了眼睛，神情委屈，眼泪几乎要掉下来，他说，姬发，你之前从来都不会这样对我，我们总是挤在一起的。哪里来的从前，姬发简直以为殷郊是在胡言乱语。可在对上那双漂亮眼睛时

瞬间心软，脑海中预备好的所有狠话都走失于舌根。他只好摆摆手，抱起给殷郊准备的枕头和被子，放在自己的枕侧。殷郊笑得很开心。姬发看他只觉得同情，蠢成这样还要招摇撞骗，也只有他好心收留。

姬发掀起蒙在殷郊头上的、自己穿过的衣服，殷郊被惊醒，下意识地动作是攥住姬发的手腕，他力大无比，姬发吃痛，恨恨道，你要是睡得太安逸了，就去外面的高温下清醒清醒。

他还是未成年呢，上完课回来还要给这家伙洗衣煮饭，结果他睡得倒是香甜。

殷郊委屈地嘟囔，屋里也很热啊，我也很饿。他像个孩子般强调，很饿、很饿，他是真的很饿。

姬发站在卧室门口环视一周，殷郊没开空调，厨房也没有使用过的痕迹，刚回来时没有感觉，现在才发现屋内闷热得可怕，甚至比不上室外，至少自然环境下还有微风吹拂。不由得放软了声调，说，怎么不开空调？

殷郊还是那幅委屈的表情，像被主人丢在家里饿了三天的流浪狗。他说，你一早就去学堂训练了，不知道你要训练多久，怕你回来很累。很累就不想给你添麻烦，所以什么也不敢碰。

姬发被他这幅可怜模样逗得笑出声，不免拿出哄邻居家小女孩的语气来哄殷郊，说，那我给你把空调打开再去给你做饭，你去洗漱，收拾好了就等着。

殷郊轻轻哼了一声，委屈化作饭量，一个人吃了三碗米饭。不过在姬发看来，就算殷郊今天不和自己闹别扭，饭量也是这样。

姬发将剩下的米饭和菜装进打包盒里，又放进冰箱。手把手教殷郊使用微波炉，他说，你只要扭一下这个旋转按钮，设定好时间就可以了，很简单。

可殷郊连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教会殷郊使用电器几乎比物理奥数比赛的附加题还要难。殷郊挠挠头，说，姬发你给我找些木头来吧，我会钻火。

脑仁嗡嗡跳，姬发忍着怒意，对殷郊说，这里是市区，没有木头，也不可以生火。见殷郊望向客厅里的实木家具，姬发几乎要跳起来，大声说，也不许把家具砍了当柴火用！

殷郊心想，还真是他的好姬发，一个眼神就知道他想做什么。

总不能让殷郊饿肚子，姬发干巴巴地说道，你明天早晨跟我一起走，在学校门口等我，中午我出来带你吃饭，晚上再一起回家。

殷郊高兴得抱住姬发，他就知道姬发最舍不得让他挨饿。质子团一起去野外训练的时候，每个人定额分配的干粮对殷郊来说份量不够，姬发总会分给他半块饼。只是那时他不懂，不晓得再问问姬发分给他后能不能吃饱。

这天早晨殷郊没有抢先关闹钟。他乖乖坐在床边，等姬发带他去上学。姬发揉揉眼睛，睡眼惺忪，从衣柜里找了身短袖短裤扔给殷郊，说，你穿那件白袍在外面会被人围观的。

殷郊学着姬发的动作给自己穿好衣服，指了指姬发的头发，又指指自己的及腰长发，说，我们头发的长度也不一样，怎么办？

姬发大感头痛，笨拙地给殷郊梳了个丸子头，一个黑色的发髻顶在头顶。也不知梳发的过程有没有扯痛殷郊的头皮，他已经很小心了，殷郊也没有吭声。想来是不疼的吧，他将镜子举到殷郊面前，给主人一个夸赞他完成的杰作的机会。

殷郊迟迟没说话。

姬发透过镜子，发现殷郊的眼眶居然红了。一下内心就慌乱起来，姬发手忙脚乱放下镜子，板正殷郊的坐姿，小心翼翼问他，我刚才把你弄疼了？

殷郊说没有。开口就是哭腔，丢脸死了。他刚才只是想起了从前，原来三千年前的岁月他还记得这样清楚。他第一次远离母亲，在军营中生活。母亲教导他不许骄纵，父亲责骂他不许摆王室成员的架子。可他不会梳头发呀，殷商王室二王子的独子平时怎会为梳发犯愁。本来想去找表哥，可姜文焕又对他冷淡，想来是不想和殷郊攀这个亲戚关系，要凭实力证明自己。眼看军号再次传来，再不起就要迟到了，殷郊只好随便将头发窝起来，带上小头盔做伪装。晨练的时候人人带着头盔，用早膳的时候就不这样了。众质子传来的注目礼使殷郊如芒刺背，他们一定疑惑殷商的小王孙怎么吃饭都要带着头盔。还是姬发心细，将殷郊悄悄拉到一边，为他挽了个发髻。姬发安慰他，说，他本来也不会，是离开西岐前哥哥教的，小世子第一次离开母亲，不会挽发情有可原。明明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姬发说出来就不觉得了。殷郊和姬发约好，晚上姬发来殷郊的营帐里教他梳头挽发。

不知道殷郊在回忆什么，姬发善解人意地没有打扰，放任对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待殷郊缓过神，姬发的交通卡已经滴滴两声，他随姬发上了公交。公交车对殷郊来说很是稀奇，他傻乎乎问姬发，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是第一次坐公交。

姬发无奈说，你小点声，大家都能听到你在说什么。殷郊点点头。姬发又说，把你卖了去，浑身的腱子肉，卖到肉店能值不少钱呢。

殷郊说，我不信，姬发你才不会这样对我。

姬发学着殷郊昨天的模样也轻轻哼了一声，他倒是信任他。

姬发的确不会把殷郊给卖了，殷郊还是非法人口呢，兜里连张身份证都没有。他领着殷郊到学校附近的星巴克门口，说，这里八点开门，给你纸币，你揣好了，要用这个买东西的。你先随便买一杯，在里面坐着，中午十二点的时候我来找你。

殷郊目光茫然。

气得姬发只想叹气，昨天晚上应该把小学教材翻出来教殷郊认时钟的。无奈，他掏出手机，给班长发了个消息，说自己感冒，早自习不去了。耐心陪殷郊等到八点星巴克开门，将他安顿好才去上学。

殷郊依依不舍，大抵是陌生的环境让他恐惧。

姬发只好说，你等到太阳挂在正中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千万不要乱跑。

殷郊终于咧开一个笑容，说，我知道了，等到午时的时候你就回来了。

tbc

Chapter 2

姬发回到星巴克的时候，殷郊正坐在窗边的位置发呆。正午的阳光穿过玻璃窗，殷郊美得像一具古典雕塑，只可惜穿着高中生的衣服。姬发没有看错，殷郊几乎是在他到达窗边的同时就望向他，反应敏锐，眼眸瞬间亮了。他忘记了二人隔着玻璃，甚至朝着玻璃走去——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姬发咕哝了一句，慌忙举起双手，示意殷郊停步。

殷郊的额头与玻璃相抵的刹那，他终于回想起在下山前师尊便封印了他所有法力。怕他做出傻事。殷郊讪讪笑了，他改从门口绕出，笑着和姬发打招呼，说，你上午的训练终于结束啦。

懒得纠正殷郊的说法，他愿意认为是训练那就是训练，身为高三生，姬发没有过多的精力将21世纪学制给殷郊捋一遍。细微的，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殷郊没有傻乎乎地往玻璃上撞，至少他不用留在星巴克进行一场有关赔偿玻璃的商业诉讼，也无需带着一个没有身份证、医保卡的黑户进医院。

桌子上只有他走的时候给殷郊点的冰美式，刻度没有下降，殷郊没喝几口。桌面上也没有吃过甜点的痕迹，姬发知道他爱吃甜食，特地嘱咐过如果殷郊饿了就去柜台点餐。姬发说，一上午不渴不饿吗？

殷郊说，没事，昨天也饿了一天，有心理准备。

姬发突然拔高音调，说，就是因为不想再让你挨饿才让你出来的！

好生气。姬发暗自懊恼，他怎么忽略了殷郊是一个连微波炉都不会用的原始人，根本喝不惯咖啡。他又问殷郊，是你没去点吃的，还是柜台没招待你？

殷郊没说话。当太子的时候从来没遭过冷眼与无视，殷商江山已覆灭三千多年，他已是昆仑修道之人，和凡人争究这个毫无意义。况且他站在柜台面前只知道发愣，店员不接待他也是可以理解。

他看向眼前气鼓鼓的姬发，和殷商王家侍卫姬发一样，生气的时候爱撅嘴，像一只雄姿勃勃的小狮子，摆出一副大有殷郊说个是就去店员打一场辩论让对方心服口服的架势。从前也是这样，殷郊都知道。崇应彪和姬发总是打架，崇应彪说姬发是西岐农夫，姬发懒得理他；崇应彪说姬发只会巴结太子，姬发懒得理他；崇应彪说殷郊愚蠢鲁莽，姬发直接跳起来和崇应彪打架。

殷郊心里暖洋洋的，他攥住姬发的手腕，说，我都饿了，姬发，快带我去吃饭吧。

姬发勉强答应，带他走到学校附近的快餐店，点了三碗牛肉米线，考虑到殷郊自带大胃王属性，给殷郊的那碗额外加了份牛肉。

米线端上来的那刻殷郊就按捺不住筷子，大快朵颐。一股欣慰的情绪涌到了姬发胸口，所幸他不需要教殷郊用筷子，而且这家伙，虽然吃得很快，但是用餐礼仪一直优雅，赏心悦目。殷郊很快吃完一碗米线，眼巴巴看着剩余的另一碗。姬发心下觉得好笑，面上装出冷漠，说，你先吃吧。

殷郊咧开一个灿烂的笑容，说，姬发疼我。

姬发听出这句话的真心，殷郊在很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和他撒娇，认为他爱他。——为什么这骗子总是拿出一副和他熟识多年的态度。

时间流逝到傍晚，薄暮西沉，殷郊见许多成年人坐在汽车里朝一个方向拥挤，推测是结束

训练的时间到了。他擅长行军打仗，山谷溪流都能记在心里，更何况是平原里的几条小路。稍加思索，殷郊便离开中午一起吃饭的米线店——午休结束后姬发和老板娘商量好了收留殷郊一下午，下午没什么生意，老板娘随口应允——赶去校门口接姬发放学。

在质子营的时候，每逢休沐，姜王后便遣人来军营接儿子回家，殷郊不会错过姬发羡慕的眼神。他和姬发说，你是我的兄弟，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你和我一起回王府。现在他可以来接姬发了。

殷郊在一众家长中殷勤地等待，格外显眼。他个头高，发型又独特，姬发一眼就看到他，慌忙跑过去，问他，怎么突然过来了？

因为想接你回家，就过来了。殷郊说。

他居然是来接他放学的，姬发想，他一个无家可归要人收留的人，居然来接他回家了。说不羡慕其他同学有人来接是假的，虽然哥哥闲暇时也会来接他放学，但姬发早熟，总会说自己回家就行了。

姬发轻轻说，我们不回家。

殷郊啊了一声，用语调表达对姬发的疑问。

姬发扬起一抹促狭的笑容，说，先去理发店帮你把头发给剪了。手指勾了勾殷郊鬓边的碎发，姬发又说，天天早晨起来给你梳头未免太浪费时间，我还要多睡会长身体呢。

殷郊哭笑不得，只能说，好，都依你。

长发被剪掉，姬发才发现殷郊的头发居然是卷曲的。他高鼻深目，黑发微卷，居然像个混血。殷郊不自然地、陌生地撩起短发，不经意间露出颈间的一圈红痕。姬发问他，你的伤疤是怎么来的？

两个人边走边说。殷郊答，头被砍过呗。

毕竟是接受了十几年唯物主义教育的红旗下新青年，姬发睁圆眼睛，说，头被砍了人就会死。

殷郊苦笑道，是啊，人的头被砍了就死了。

姬发心里觉得狐疑，想再问他什么，邻居阿姨抱着孙子下楼来了，她乐呵呵地对姬发打招呼，又问姬发旁边的人是谁啊。

这是殷郊，我表哥。

我是殷郊，姬发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异口同声，阿姨倒是迷惑了。姬发只好解释说殷郊是他的表哥，也是他的好朋友。

阿姨走后，殷郊小声咕哝了一句，你才不是我表弟，我表弟叫姜文焕，我和姬发是更亲密的关系。

姬发没理他，对于殷郊这种自来熟的行为，他一贯坚持认为是胡言乱语。即使心里很受用。

从冰箱里拿出昨天放进打包盒的米饭和菜，姬发把饭放进微波炉加热。指示灯亮起，微波炉开始旋转。姬发忍不住试探道，殷郊，你每天都吃这么多，你在昆仑山上的师父不嫌弃你吗？

殷郊感觉不出什么，他一直给予姬发百分之百的信任。他说，我早就分出来住啦，有自己的洞府。而且修炼的时候我们都辟谷，只是现在我被师父封印了发力，所以才吃这么多。

姬发若有所思，殷郊眉毛一皱，他问，姬发，你是不是嫌我吃得多啊？

姬发轻轻叹气，没了再和殷郊说笑的兴致，只是说着你慢慢吃，吃饱了就行。

他好像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穿着金色的铠甲，铠甲很重。漫天飘雪，冷气将他脸上的血污凝结了。不敢掉泪，怕泪水一旦滴出眼眶就结冰。姬发坐在黄河边，一定是梦，不然怎么解释在这样寒冷的天气下黄河水还是奔腾不息？梦里的绝望压得他喘不过气，殷郊在高台之上被锋利的剑砍下头颅，满地都是暗红的血。他似乎听见有人说，姬发，你已经失去一次殷郊了，还要失去第二次吗？

——殷郊！

姬发从梦中苏醒，他粗喘着气，刚才的梦境是前所未有的逼真。卧室里亮着夜灯，即使这样微弱的、昏黄的光芒，殷郊脖子上那处红色的伤疤，依旧扎得姬发眼睛生疼。他推了推还在睡梦中的殷郊，问他，你到底是谁？

殷郊睡得太香，在姬发身边他总是这样。他翻了个身，将被子连同姬发一起圈在怀里，梦呓般说，我是殷商太子殷郊，姬发最好的朋友。

tbc

Chapter 3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去他的好朋友。

好好学生姬发骂了句脏话。去他的朋友，姬发心底暗骂自己禽兽不如，理性无法控制生理反应。他宛如一个漏勺，被殷郊夹在怀里，对方的腿压在自己的腰间——睡熟的时候毫无感觉，理智回笼后自己的硬挺正抵着殷郊的柔软腿根。姬发推开殷郊，殷郊抱得更紧，客观间造成那东西抵着殷郊戳来戳去，殷郊终于清醒过来。他问，姬发，你怎么了？

姬发耻得耳朵爆红，他没好气地说，殷郊，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殷郊张开双手，姬发从他的怀抱挣脱，慌忙奔向浴室。殷郊坐在床边，对着地板发呆。姬发穿错了鞋，脚上的拖鞋一只是他的，一只是殷郊的。殷郊拎着两只鞋，敲响浴室的房门。他好像明白姬发风风火火跑去浴室干嘛了。

姬发带着粗喘的声音传来，他说，没事。

殷郊推门而入。姬发赤着身子，在花洒下自慰。有片刻的慌乱，姬发没来得及捞起挂在门上的浴巾，更没来得及推开殷郊。殷郊比他健壮，已经架起他的两条腿，将他放在洗手台上，为他口交。他跪在他的腿间，卷曲的头发挠得姬发大腿痒痒的，殷郊时不时抬起头观察姬发的小表情，那双水润的、漂亮的大眼睛在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情景下反而让人有蹂躏施暴的欲望。姬发难为情地发现，自己在殷郊的嘴里又胀大了一圈。裹着阴茎的双唇在摩擦中愈发红润，殷郊努力为姬发完成一个深喉——姬发的脚蹬着殷郊的肩膀，推拒着，射在他嘴里。

姬发难以置信地望着殷郊，难以想象这一切。

殷郊坦荡道，互帮互助，很正常啊。说这话的时候他嘴角还带着未舔净的精液。天真又淫荡。

简直是不可理喻。姬发不许殷郊跟着他，既恼怒殷郊的自作主张，也恼怒自己没有把持住，或许还掺杂着有关殷郊对这种事情的坦荡态度的愤怒——很正常么，那殷郊也会为其他朋友做吗？

物理课从来没有这样枯燥过，化学方程式的配平也变得晦涩复杂，数学卷子上的导数无论如何也求不出来。姬发丢掉笔，中性笔落在课桌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林浣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要不请假吧。

姬发摇摇头，说，没关系，马上就放学了。
也不知道那家伙在家怎么样了。

家里的一切都和姬发出门时一模一样，殷郊没搞出什么破坏。姬发下意识以为对方又睡了一天，推开门，故意带了些力度，门发出吱呀一声。本以为殷郊会在床上揉着眼醒来，抱怨姬发动作太大，将他吵醒，但是床铺上空荡荡的。心脏几乎要跳出来，姬发告诫自己要冷静，随后拉开家里的每一扇门，殷郊都不在里面。他踉踉跄跄跑到鞋柜前，昨天给殷郊预备的运动鞋也不见了——殷郊身材高大，脚的码数却小，姬发特意翻出两年前买的运动鞋。

居然鞋子也不见了。茫然，实打实的茫然。双腿像灌了铅，姬发无措地站在玄关处。殷郊丢了该怎么办呢，自从他突然出现在楼下，唯一活动范围就是从家到学校的三站路，姬发

回来的路上根本没有看见他。殷郊没有手机、没有身份证、更没有朋友，钟表都不会看，他能去哪儿？难道就像一阵风一样出现又消散了吗？

梦里那个绝望的声音再次响起：你已经失去一次殷郊了，难道要失去第二次吗？翻天覆地的心痛袭来，姬发又变成那个穿着金黄色铠甲的男人，他摘下头盔，额头上绑着黄色头巾，于营帐外注视着远方宫殿高楼。

不知过了多久，姬发倔强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如果殷郊回来那么第一眼就会看到他。恍然间，时间凝固了，画面定格了，有个满脸脏污的男人拖着疲倦的步伐上楼。不知怎的，姬发竟生出奔向他与他拥抱的念头，事实上，他的确这么做了。姬发伸长了手臂，殷郊微微晃身，轻轻松松躲过。

姬发以为殷郊还在因为早晨的事情和他生气，谁料殷郊说，我身上太脏啦，晚上再抱。

你去干嘛了？姬发问他，语气听不出喜怒。他顺着殷郊的步伐往浴室走，在门口停下，抱着胳膊倚在门上，等待殷郊给他一个交代。

殷郊献宝一般从裤兜里掏出三张红色的纸币，塞到姬发手里。昨天姬发带他去外面给了他一张纸币，现在他还给姬发三张，太子第一次凭劳动赚钱，心里说不出的畅快。他说：我今天去赚钱了，出门打听了一下，旁边市场有在招工，那人看我力气大就允我做活，中午包饭还有工钱。姬发，这样我就不会吃穷你啦。

他在西岐的时候一个人的饭量是其他人的三倍，姬发的那些弟弟，尤其是姬旦，每次都欲言又止。只有姬昌笑咪咪地给他添饭，夸赞他能吃是福。

姬发又一次被殷郊气得差点跳起来，他用力抓住门框，手指泛出青白色，严肃说道，难道我会吝啬管你吃饭？你一声不吭就跑出去知道多让人担心吗？太子，你连个手机都不会用，丢了还能找回来吗？

没能得到姬发的夸奖，说不失落是假的——从前他在西岐割麦子，姬发总夸他干得越快越好。殷郊听在耳朵里，情绪掩在心里，耳朵都要耷拉下来，直到听到姬发说担心他才重新雀跃起来。殷郊说，别担心，工头说明天还等我。

姬发心下带了警惕，问道，你今天去干嘛了？

殷郊不会用现世的语言表达，斟酌着词语，说，就像奴隶服役修建摘星阁那样。

姬发头脑风暴了片刻，大声问道：你去搬砖了？

殷郊笑吟吟点头，气得姬发只想叹气，他不由放软了声调，对殷郊说，我从未嫌弃过你，你安心在家住着就是。

听闻这话，殷郊脱掉那件脏污的白短袖，说，我知道姬发肯定不会嫌弃我。但我昨天在学堂外听到那些家长们说，你现在正处于学业中最关键的一年，我想少给你添些麻烦，也想赚点钱给你补身体。最重要的是，等年末你考核结束了，想给你买份礼物当作是惊喜。我送你的第一份礼物，当然要郑重。

这个傻子，姬发转过身，背对殷郊微笑。把钱都给他了，计划也告诉他了，这算什么惊喜。殷郊就连哄人也这样笨拙。姬发清了清嗓子，不肯让殷郊发现他的好心情，说，我帮你去找个工作，你以后不要再去工地搬砖了。

殷郊已经开始洗澡，没听到姬发咕哝着说，以为这家伙整天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真是家里有个王位继承的太子来体验人间疾苦，结果他居然连搬砖的活也肯干。

随后，姬发深感头痛，他该怎么和他哥说他收留了一个自称昆仑修仙之人的骗子，骗子有

点傻，可他还想给他找一份工作。

殷郊洗完澡出来，只穿了件裤衩，他举着手用毛巾擦头发。修道几千年，殷郊肤色白皙，唯有今天劳动时暴露在阳光下的两条胳膊变成小麦色。殷郊笑嘻嘻举着胳膊给姬发看，说，居然晒黑得这么快，比从前要好看些吧。

姬发不忍告诉殷郊，他现在的肤色差尤为明显，只嘱咐他不要晒伤。又和他分享了找他哥哥给殷郊找份工作的决定。

明知道伯邑考在天上勤勤恳恳当他的北极大帝，甚至殷郊下凡也得他暗自相助，不可能下凡转世。明知道伯邑考不介意他和殷寿的父子关系，但殷寿对待伯邑考实在残忍，每逢述职之时，远远见了北极大帝的座驾，殷郊总是要及时溜走——然后再被伯邑考喊回来，和煦地问他：你和他最是要好，可有去窥伺姬发的转世？殷郊只好老实回答：他托生在不同的家庭，承载着不同的身份，我总不能看着他被人欺负，至少要为他化去太岁罢。伯邑考便回答道，你身为太岁神，暗中动动手脚为他保驾护航并无大碍。得了北极大帝的保证，殷郊更是猖狂，三千年来姬发的每一次转世，皆是平安喜乐。

对伯邑考的惯性愧疚与恐惧使然，殷郊还是小心翼翼问道，姬发，你哥哥名为伯邑考吗？

姬发一阵无语，说，我名为姬发，你自称殷郊，与《封神演义》扯不开的关系，难道我还得有个父亲是姬昌，嫂子是妲己？心头想起殷郊自称是殷商太子，姬发又问，怎么，你上辈子是那个被犁锄死、被申公豹忽悠瘸的倒霉太子？

他和姬发之间的纠葛岂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开的，若是姬发能够想起从前并肩作战、互相信任的岁月，殷郊早就告诉他前尘往事，不必含含糊糊的自己是昆仑山修道之人，被姬发当成骗子。

殷郊只好敷衍道，先不说这个了，咱们吃饭吧。

姬发轻轻哼了一声，说，今天没饭吃，只有泡面。你也不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哪有时间给你做饭。

殷郊自然不会挑剔，只是说着，怪我、怪我，下次一定提前跟你说，不让你担心。

tbc

Chapter End Notes

上午码字的时候在知网搜了一下殷郊，还是没太明白这个太岁神是什么意思。我猜既然太岁神，应该掌管六十太岁，且是凶神，因此我设定他是对人间比较影响力，可以一定程度上干涉凡人的命运。伯邑考封神后地位特别高，有他暗中相助，殷郊下凡找姬发谈恋爱才会这么轻易。今天查到的资料，宋元时期我们的倒霉太子好像不和《封神演义》里被犁锄死一样痛。

【宋元时道教文献，始有太岁殷郊之说，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此殷郊即为殷太子，如《天心地司大法》的后序论及殷郊身世：“上古帝子，悟道成真，功高所著，变化难量。上帝以其有神通之力，委降伏星煞，普济黎庶。”而《上清武春烈雷大法》亦提到殷郊，对其身世交待更为详细：“十世修行为太子，一粒金丹成正真，天星地跃归麾下，土皇瘟疫伏驱驰。忠孝不违伐叛逆，帝赐钟钺斩妖精。”】

老兵今天的采访内容也让我很痛，这篇文本来的初衷也是他在直播里对殷郊的

解读：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btw：种地和搬砖一样，劳动最光荣。

Chapter 4

在哥哥回家见殷郊前，姬发有些心痛地查看手机银行里的余额，暑假做家教的工资和历年的压岁钱都在这里了。恰逢周末，姬发捏捏眉心，拉住了那个又要去工地搬砖的殷郊，说，我们今天去商场。

商场里的门店琳琅满目，几乎每一样都是殷郊没有见过的，他攥住姬发的手腕，身边人来人往、摩肩擦踵，他只信任姬发。姬发含笑望向他：用不用给你系上牵引绳啊？

前天晚上一起散步的时候殷郊已经被科普过了，牵引绳是用来遛狗的，殷郊瞪圆了眼睛，反驳姬发：我又不是你的小狗儿，怎生要把我拴起来？

姬发大笑起来，指了指前面带着幼童的母亲，二人中间正是有一条牵引绳连着，他戏谑地看着殷郊，逗他：你不是怕走丢了吗？

殷郊愤愤丢开姬发的手腕，姬发故作不知，而是双手背在身后。殷郊气他不解风情，此地的情侣纷纷黏在一起，怎么他连个姬发的手腕都攥不着。说起来，因为频繁窥伺打扰姬发的历次转世，他对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有所心理准备，但具体的称谓和习俗，的确是一无所知。

姬发领着殷郊来到一家手机店，没听店员的推荐，而是选了一件基础款。他和殷郊说，太复杂的你现在用不习惯，先用这个。

殷郊倒是不在乎这个，他只是关心：我也可以举着手机看到你的脸、听见你的说话吗？

姬发沉思了一下，殷郊指的应该是视频通话。他自信教会殷郊这个不难，回答道：可以。

付款结账后，姬发又拎着殷郊去买衣服。殷郊身材高大古典，几乎穿什么都好看，他在试衣间偷看吊牌上的价格——这几十天下来他好歹是认清阿拉伯数字也记住个十百千万了——嫌贵，一件衣服四舍五入等于在工地搬一天的砖。殷郊穿着一件灰色的暗纹衬衫走到镜子面前，不顾导购的花痴与夸赞，扭头就对姬发说：我穿这个不习惯，算了吧。

姬发说：挺好看的啊。

殷郊悄悄在姬发耳边说：我觉得价格有些贵。

姬发险些笑出声来，顾忌公共场合没有质问他，只在心里默默吐槽：你不是昆仑山上的修道之人吗？不是高贵的殷商太子吗？怎么买件衣服都心疼了。他也压低嗓音对殷郊说：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谁料导购天外飞仙搬来了一句：先生，您穿这件衣服特别合适，也显年轻，特别帅，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当爸爸的人了。

殷郊吃惊地反问道：你说我是他的爸爸吗？

大脑飞速运转，如果承认是姬发的爸爸的话，会连夜被伯邑考召回他的宫殿，笑咪咪地盘问他吧。

姬发更是无语，对于十七岁的男孩来说，“谁是谁的爹呀”是一款经典且乐此不疲的游戏，尽管姬发早熟，已经厌倦了同学找他帮忙便要来一句“叫爸爸”的把戏。但这不代表姬发愿意认殷郊做爸爸，平常明明都是姬发照顾他，他才是无痛当妈、划掉、无痛当爸吧。再说了，他的确生得显小，又穿着拖鞋配裤衩，但也不至于和殷郊差成两代人吧。

姬发皮笑肉不笑，指挥殷郊：去，把衣服换下来吧，不适合你。

导购员痛失客户。

走出店门，见姬发气恼的模样，殷郊不禁逗他：我比你大三千多岁，当你一声爸爸也不过分吧。

姬发挑起眉毛，抬高语调：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最好的朋友，怎么现在又要占我便宜？

再说了，不管是什么关系，殷郊也不能一言不合就给他口交啊，这应该是最亲密的恋人关系才可以做的事情。回想起殷郊当日自然的态度，姬发心里酸酸的，这家伙对每一个人都这么好吗？

殷郊轻笑：和从前生气的模样还真是一点没变，就是现在太爱生气了。

姬发气极反笑：哪里来的从前？殷郊，我们才认识不到一个月。——想到这里更加生气，才认识短短一个月，姬发竟体会到了牵肠挂肚的心情。

是啊，殷郊心里低喃，你认识我才不到一个月，可我已经等待你三千多年啦。现在倒是比三千年前爱生气了，想来是在家人身边长大，无需入朝歌做质子，即使懂事也很有限，不必在青葱的年纪扮起成熟的男人。只是怎么也摆脱不了照顾他的命运，殷郊的心情重新雀跃，自知失言，不肯继续上一个话题，而是晃晃姬发的胳膊，说，还没有给我买衣服呢，不要生气了。

姬发给殷郊挑了几件运动风格的衣服，殷郊试了试，觉得宽松舒服，姬发付款，两人提包走人。

中午吃火锅，姬发面无表情看着殷郊大快朵颐，拿出手机扫码下单，又点了三盘肉。没关系，昆仑山饿着殷郊，他姬发不会饿着殷郊。

一天的行程简直是马不停蹄，买好手机、衣服了，姬发又拉着殷郊到移动公司营业厅，打算用自己的身份证给殷郊办一张电话卡——一个没有流量、不能打电话的手机揣在殷郊兜里有什么用呢，还是无法满足殷郊给他打视频电话的需要。他也无法找到殷郊。等待办理业务的时间，姬发的思绪已经蔓延到要不要买一个小天才电话手表挂在殷郊的手腕上，随时随地共享定位。脑海中勾勒出殷郊穿着那件灰色衬衫的商务精英高冷范，结果撩开衣袖是一只粉色的小天才电话手表，姬发抿起嘴偷笑。

肩膀突然一沉，殷郊好重的脑袋落在了姬发的肩头，这家伙居然在嘈杂的环境里也睡得这么香。卷曲的黑发扫在姬发的侧颈，痒痒的，姬发顾忌熟睡的殷郊不敢乱动，时间久了，殷郊仿佛像一颗年轻莽撞的树芽，嫁接在姬发的肩头。

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点缀着夜晚的繁华与喧嚣，商场中央的喷泉工作着，明亮的路灯在地面上投射出一条又一条影子，姬发跟在殷郊的几步后面，看他踩路灯影子玩，活像一只小狗。姬发看了一会，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父亲远在老家，哥哥忙于工作，姬发知道他们都很爱他，他更不愿给家里人添麻烦。一个人的夜晚总是冷清清的，旁边跟着一个笨拙痴傻的殷郊，心里坠得沉甸甸、满当当的。姬发生出几分不切实际地幻想，这个骗子可以一直在他身边骗他吗？和殷郊相处，姬发有一种不关爱他就委屈他的心理，更有一种绝对被殷郊珍爱的感觉。

是那种百分之百的爱，姬发的心里冒出一句傻话。

姬发，快过来。你看树上怎么长了只猫啊。殷郊在前方突然喊道。

姬发快跑两步跟上，站在殷郊身边，仰着头看，说，小猫应该是被困在树上了吧。

殷郊说：我把它抱下来。话音未落，殷郊凭借着矫健的身手已经爬上了半颗树，姬发慌忙扶着他，他不怕殷郊会从树上摔下来，他担心的是这棵树似乎有年头了，如果负担不起殷

郊的重量，恐怕要赔偿主人家好大一笔损失。

殷郊怀里抱着那只橘黄色的猫，爱怜地摸摸小猫的脑袋，和姬发打着商量：你看它多可爱啊，我们带回去养吧，就像养个小孩似的。多乖。

小猫应景地在殷郊怀里喵喵叫。母慈子孝，好一出温馨的家庭情景剧。殷郊满怀希冀地望着姬发，姬发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家里养你已经够了，不需要再多一只小猫。他指了指树后的区域，补充道，你转过头看看，后面是居民区，这只小猫是家养的。咱们把它带走，主人会很着急的。

殷郊失落地弯下腰，小猫从他的怀里溜走。胸膛处没有了猫咪的气温，空落落的，殷郊仍维持着微微伸开手臂、等人拥抱的状态。姬发代替猫咪抱住殷郊。好像心里有个洞，现在被填满了，殷郊回抱住姬发，郑重地说：我以后一定给你少添麻烦。

少添麻烦？就不能是不添麻烦？姬发问。

殷郊对这一点异常坚持，他说：如果不给你添麻烦，你就不会花心思在我身上了。

姬发夸他聪明。

殷郊说：当然啦，你以前就是这样的，忙着天下山河的大事，我不去找你你就不肯来找我。

心里的警钟又一次敲响，这是殷郊数不清第多少次提起“从前”、“以前”、“过去”这样的词汇。姬发顺着他往下套话：那你是怎么惹我注意的？

殷郊快跑了两步，踢飞路上的一颗碎石子，双手虚虚放在耳边，猛地向下转头做鬼脸，说：当然是找人来骗你，说我的头又掉了。

嗡的一声，姬发好像耳鸣了，脑袋变成了一团岩浆，背部不住地冒出虚汗，脚步更是虚浮，意识模糊中殷郊迅速抱住了他，担忧急切地喊他姓名。梦里的场景在眼前循环回现——他站在高台上，殷郊的头被人砍掉了，甚至狼狈地在地面上滚动，未闭上的眼睛瞬间失去光彩，地上流满暗红色的血。姬发脑海中残存的物理知识告诉他，他距离殷郊太远，是看不到那样多细节的，例如殷郊眼下的泪痣。

姬发从梦魇中挣脱，发觉自己置身于绿化带旁的长椅上，殷郊抱他在怀里。他抱住殷郊的脸颊，细细观察他的面貌，那双深邃眼睛里的关切不似作伪，殷郊绝不会害他。可为什么梦里的殷郊和他面前的殷郊，脸上都有一颗泪痣呢？一滴热泪从姬发的眼眶滴落，他问殷郊：莫非我们从前真的相识？

tbc

Chapter 5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殷郊没有回答。他沉默着弯下腰，蹲在姬发身前，示意姬发跳上来，他背他回家。姬发照做了。宽阔的臂膀承载着姬发的迷惑，双手将他捞起解决迟疑的双腿，殷郊步伐沉稳有力，松松环着他的脖子的胳膊无需用力也不必担心会掉下来。红色的伤疤就在姬发的眼前，看久了，像初来乍到的南方人赏久了北方的雪，灼热刺痛。

姬发问：被砍掉头的人究竟怎么才能复生？

那双挽着姬发双腿的手突然使了力气，姬发的小腿被捏得痛，他掩饰住痛感，因为殷郊的步伐僵硬了。殷郊的声音饱含着苦涩与无奈：姬发，你这话错了，头砍掉了，即使重新活转，也不是人了。

殷郊停在门口，微微侧身，给姬发让出拿钥匙开门的空间。姬发从口袋里掏出一串新的钥匙，上面挂着一个棕色小熊的钥匙扣，昨天偷偷配的，小熊有一双和殷郊相似的黑亮眼睛。钥匙被塞给殷郊，殷郊空出一只手把钥匙插进锁里开门。

姬发说：给你一把钥匙，我不在的时候方便回家。

殷郊不领情，咕哝了一句，你不在的地方算什么回家。他背着姬发，进门，换鞋，把姬发放到床上，起身去卫生间拿毛巾，毛巾浸泡在热水里，拧干，回头给姬发擦脸——一气呵成，顺理成章。姬发看着忙忙碌碌的殷郊，眉眼顷刻间舒展，原来他也可以照顾他。

如果殷郊保留了读心术的本事，一定会带着抱怨的夸耀：我已经照顾你许多次啦。

姬发纵容地看着笨拙的殷郊在房间里忙忙碌碌，给他端来热水，又拿来睡衣。心知殷郊不愿回答他的问题，也不再追问，生怕将人逼迫得太紧，反而让殷郊从他身边逃掉。既然殷郊主动来找他，他就让殷郊留下，直到他把内心背负的所有秘密和盘托出。梦里失去殷郊的绝望与痛苦太过真实与惨烈，殷郊那道暗红的伤疤像一把匕首垂在姬发的心尖。

平地扔下一颗惊雷，姬发说：明天哥哥带你去他实验室帮忙，他今年新招的学生都是女生，哥哥舍不得指使，喊你去做苦力。

殷郊被姬发随意扔下的惊雷炸开，几乎错以为自己见到了雷震子降生的雷雨夜。他无法拒绝姬发的好意，也不愿整天如同闲人一般在家躺着，只能皱着鼻子答应。姬发又教他摆弄手机，首先给殷郊设置了紧急联系人，又在通讯录存上了自己和哥哥的手机号——看到姬考的名字，殷郊才沉下一颗心。姬考就姬考吧，还好不是伯邑考。

姬发说：本来爸爸给哥哥取名姬邑考，但是这样不好听，于是我就叫姬发了。

殷郊根本没心听姬发说什么，机械般回答：好听，姬发这个名字特别好听。

姬发努力摆出一副无语的表情，殷郊借机迅速拍下一张姬发翻白眼但抿嘴偷笑的照片，艰难地按照姬发刚才教给他的，将姬发的照片设置成手机屏保。

殷郊嘿嘿一笑：现在我可以经常看到你了。

姬发作势抢殷郊的手机，殷郊仗着身高优势，高高举起手臂，姬发只好扑到他身上，夹住他的腰。殷郊担心姬发失力掉下去，抱着他的腰转了一圈坐在床上。两个人面对面身体交叠，姬发的胯部紧贴着殷郊的小腹，他让殷郊松开，殷郊不许。

殷郊说：更亲密的事情都做过了，为什么不许我抱？生怕姬发不生气似的，殷郊又补上一句：干嘛非要抢我的手机，用你的照片不好吗？

他们又不是情侣关系，怎么能用对方的照片当屏保呢，就算要用，也要换张好看的吧，比如他潇洒的三分球投篮...姬发在心里嘀嘀咕咕，回想起那天清早殷郊在他的腿间，他们做过的更亲密的事情，脱口而出：你的眼睛很漂亮。

说完恨不得落荒而逃，一晚上都不要看到殷郊。殷郊抱他抱得紧，姬发挣扎不脱。殷郊神色认真，回答道：我有一双继承自母亲的眼睛。

姬发鼓起勇气去认真描摹殷郊的双眼，眼下泪痣动人，就连眉心都有一颗小痣。蓦然想起一句老话，真像观音座下的金童玉女。姬发望得出神，殷郊睫毛轻颤，像一阵夏夜的微风吹进了他的心坎。两人身体紧紧挨着，气息交融，姬发的唇即将要贴上他的，仍在迟疑。殷郊不甘再等下去，他已等待了太久，手心抚在姬发的后脑，稍稍用力，透过唇齿，殷郊终于再次感受姬发的温度。

吻着吻着，姬发成为主动索取的那个，殷郊已不知不觉松开对姬发的桎梏，改为姬发骑在他的腰，将他压制在床上。结束一个气喘吁吁的吻后，殷郊拉着姬发的手放在自己的脸侧，如果姬发有三千年前的回忆，就会想起他曾爱怜地吻过此处鞭打后留下的粉色伤疤。

真像只小狗，姬发望着在他手心蹭来蹭去的殷郊。殷郊的话语里有浓浓散不去的委屈与思念，他说：姬发，我很想你，我每天都在想你。

姬发不知缘由，只能柔声哄他：我在，每天都在。

已经硬了的阴茎抵着殷郊的小腹，姬发一阵羞赧，每次和殷郊偎在一起他都控制不好自己的性冲动。殷郊又是那副坦荡的表情，从姬发身下撤出来要给他口交。姬发哑着嗓子不许他做，殷郊失落地看着姬发，他总是忘记面前的姬发只和他相识一个月，不是前世和他日日夜夜鬓边厮磨的姬发。

失落的眼神落在姬发的眼眸，殷郊好生无理取闹，不肖他也要摆出受委屈、被欺负的表情。这样赤诚无邪好似真的是昆仑山修仙之人，一心只想他快乐。姬发愈发庆幸当日是他捡回的殷郊，若是落入别人手中又会被如何亵玩对待。初中时和发小们混在一起胡闹，一群半大不小的男生脑子里全是猥琐龌龊的念头。阴暗潮湿的夏天，姬发拒绝不了朋友，与他们在狭小逼仄的房间围着一个电视坐成圈，电视屏幕里充满了交媾的赤裸男女，男人女人的喘息声传到耳朵里，年幼姬发的脸上火辣辣的。

模糊的影像时隔多年再次清晰浮现，姬发低头吻殷郊的脸颊，细细碎碎的吻落下，殷郊醉得如同置身星河，当姬发吻过那道暗红的伤疤时，殷郊抓着姬发的小臂，他也硬了。他扭动着，求姬发疼他。

姬发捏捏殷郊的屁股，殷郊跪趴在床上，姬发半跪在他身后，覆下身子，顺着他的脊骨亲吻，口中哄慰：好殷郊，帮我夹出来。说着，手从背后绕到前面，握住殷郊的阴茎。指尖扫过马眼，吐出一股黏液，殷郊在姬发的身下颤抖，姬发的另一只手也不闲着，将饱满的胸脯一阵揉搓，可怜的乳肉变成红色，殷郊在姬发的掌控下变成一只呜咽的小兽。

小兽向猎人祈求：怎么不进来？

夹紧。姬发命令道。殷郊依言照做，柔软的腿根像肉穴般容纳粗长的阴茎进进出出，坚硬的龟头抵在殷郊的囊袋上，姬发边吮他的腿心边抚慰他的前段。一巴掌拍在臀上，放荡的腿肉漫上一层红色。殷郊抱怨姬发打他，姬发顶得更快，一口咬在殷郊的肩上。两人一齐射了，殷郊射在姬发的手心，姬发射在殷郊腿间。

殷郊在姬发的怀里扭动，浑身被脱得只剩一件短袖，短袖下摆已经卷到上面，乳首印着可

疑的牙印。他撒娇般抱怨自己的腿根黏糊糊的，姬发叫他别乱动，不然再来一次。

tbc

Chapter End Notes

总要对得起输入的M分级。

打下哥哥名字，姬邑考的时候，感觉怎么读都很奇怪，莫名很想吃鸡翅（……
（sry于是就和姬发统一两个字了。

Chapter 6

树叶开始变色，从夏天的青绿变成枯黄，直到被寒风吞没。雪来得格外早，班里有几个学生感冒，姬发哥哥知道了就给班主任打电话请假——马上就寒假了，高三的学生金贵，让姬发在家里学吧。班主任稍加考虑便同意，姬发学习好，聪明又自律，老师们都放心。

殷郊躺在地毯上，卧室里铺着奶油色的长毛地毯，因此姬发绝不允许殷郊在卧室吃零食，原因无他，浅色又长毛，太难打理。姬发坐在书桌前学习，书桌靠窗，没拉窗帘，阳光被积雪折射又透过玻璃落在地板上、殷郊身上，殷郊嗅嗅鼻子，仿佛是自由的气息。他没精打采，无聊到数姬发袜子上的斑点，姬发今天穿了双黑白斑点的袜子。

练习题翻页的间隙，姬发低头望向脚边发呆的殷郊，问他：刚才还见你念叨着数些什么，现在怎么又发呆了？

殷郊说，噢，数你袜子上的斑点来着，数着数着就忘了，懒得从头开始数。殷郊穿着一套姬发给他买的毛绒睡衣，黑色的卷发长了，姬发给他在耳后扎了个小啾啾，现在躺在地上发呆，样子像极了主人从宠物美容店接回来的大型边牧。殷郊实在无聊，姬发停课，他也被姬考停职，两个人一起在家被隔离。说回来，姬考给殷郊安排的工作实在简单，他只需要在实验室呆着，早晨搬两桶饮用水、平常帮忙搬运实验器材和材料，其他时间都在闲着，姬考的几个女学生会来和他搭话，说他长得特别适合做模特，高鼻深目的脸适合素描。

关于殷郊的来历，姬考没有多加盘问，这人同天上的伯邑考一样温润如玉，是个擅长音乐的谦谦君子，北极大帝公务繁茂无暇分神凡间，殷郊猜测这人自出生便身上有一股伯邑考分出来的神识，暗中予他便利。伯邑考落子太早，这缕神识早已深深扎在凡人身躯中的灵魂上，难以辨别。

殷郊回来把女学生的话学给姬发听，姬发说，他也可以给他画素描，只不过现在没有时间，等他考完试一定好好给殷郊画一幅。姬发又偷偷给哥哥发消息，让哥哥多给学生安排些任务。

姬发弯腰揉弄殷郊的头毛，殷郊嘴角一瘪，说姬发你欺负我。姬发伸了个懒腰，说，写完这套卷子就带你去楼下玩。

中性笔合上笔帽的时候声音清脆动听，甚至胜过母亲为他弹奏的古琴曲。殷郊迫不及待望向姬发，姬发指指殷郊，说，懒成这样，在家窝着连睡衣都不换，换了衣服再出去。

何止睡衣，殷郊连袜子都没穿，一直赤着脚在地毯上踩来踩去。姬发猝不及防弯腰——殷郊正躺在地毯上，双腿翘起，双脚搭在姬发大腿上撒娇——脚腕被姬发严严实实扣在手心。殷郊蹬了几下，姬发都没有松开的意思。他说：殷郊，你当是你是猫咪呢，一上午和踩奶似的，在我腿上闹个不停。

不说还好，一说起来殷郊更是委屈，他泄愤般在姬发的手心里又蹬了几下腿，说，一上午了你都不肯看我一眼，也不知道书里有什么美人宝剑。

姬发轻轻嗯了一声，把玩手中殷郊的脚，殷郊个子生得高，偏偏生了一双小脚，握在手里是软的。姬发刻意逗弄殷郊：书中的美人宝剑可不如我的殷郊，一双脚都比不上。

殷郊仍维持着躺在地毯上的姿势，唯独脚踝被姬发抓在手里，面色发窘，姬发已然将他的脚心贴在自己的裤裆。在家里穿着轻便，休闲裤的柔软不了隔绝什么，姬发跨间的炽热几乎随着脚心，又顺着双腿，笔直烫到殷郊的心里。

姬发扯开系带，硬挺的阴茎打在敏感脚心，殷郊不由瑟缩着往回抽回自己的双腿。姬发

眯了眯眼睛：踩这里。

带着温度的，微微弓形的双脚合拢，脚心温吞的、轻轻的踩上阴茎，殷郊努力活动着脚腕，摩擦着粗长的阴茎，随后用脚尖抵着马眼，又挑逗性器上的青筋。马眼吐出透明的腺液，流到脚心上，殷郊抱怨他被弄得黏糊糊的，一点也不舒服。

姬发粗喘着说：我看你踩得很开心嘛。

被抬着腿，又被禽脚心，殷郊很快就觉得累了，他踩了几下满满当当的囊袋，任性地用脚背顶了顶翘起的阴茎，赌气道：我累了，不来了。

这可由不得你。姬发说。

他牢牢攥住殷郊的脚腕，引导殷郊的脚心，用坚硬的龟头去撞敏感的趾缝。脚部神经太过敏感，双腿又在姬发的桎梏下失去控制权，明明禽的是脚心，殷郊却有一种整个人被姬发禽穿的感觉。忍不住缩了缩后穴，这一世的姬发还没有真正插过他，他只是用嘴、用手帮他疏解。殷郊盯着自己脚心里若隐若现的性器，莫名有一种全身上下都被姬发玩弄过的感觉。

姬发射在殷郊的脚心，一股股的精液，射了很多，抹在殷郊的脚上，阳光下泛着白色的光泽。姬发掏出手机，咔嚓一声，像对待艺术品般，给殷郊的脚部来了个特写。殷郊猛地用力收回自己的脚，抱着膝盖，在地毯上坐着，龇牙咧嘴：你拍我的脚干嘛...还是这样的状态！

噢，允许你拍我犯白眼，就不允许我拍你被我射满的脚了？姬发刻意说着荤话逗他，要不是时间来不及，我就给你画下来了。

殷郊委屈地嘟囔了句你怎么还记得这回事啊，不都没再搭理你哥哥的那几个学生了嘛。他磨磨蹭蹭凑到姬发腿边，下巴搁在姬发大腿上，说，我好难受啊，姬发，帮帮我。

姬发拍拍腿，让殷郊坐在自己腿上，用手帮殷郊打出来。殷郊埋在姬发的胸前，无论他帮姬发帮得多么坦荡自然，每次姬发帮他，他都羞到窘迫。操纵他的这双手与记忆中的一样宽厚温暖，区别是骑马挽弓习武磨出来的老茧被握笔习字形成的指关节处的茧子所替代。殷郊在姬发怀里颤抖，眼皮合着，因为情欲染成绯红色。姬发低头吻在他眉间的小痣，殷郊不住念叨着：姬发、姬发，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能想起来我呢？

tbc

Chapter 7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农历新年，姬发打包行李回家。考虑到姬考工作繁忙，初五实验室就要继续忙碌，兄弟俩决定二十九走、初四回，只在老家呆五天。姬发从衣柜里拿出几件贴身的衣服和一套卫衣牛仔裤，叠好，放进皮箱。殷郊坐在地板上——他是改不了席地而坐这个习惯了——眼巴巴看着行李箱的剩余空间，恨不得冲破师父给他留下的法力封印，变成姬发可以随时带走的趁手物件，钻进行李箱里，与他一起回家。

好啦，姬发揉揉殷郊的头发，没几天我就回来了。

殷郊一屁股坐在姬发刚合上的皮箱上，和他撒娇：我不能和你一起混进去吗？

姬发沉下脸，说，你没有身份证，买不了高铁票，高铁站都是要刷身份证验票的。你不许胡来，闹进警察局的话我可不去捞你。

殷郊翻身上床，用被子蒙住自己的头。他掰着手指头数，姬发一共要离开五天呢，明明三千年都忍得，偏偏现在分开五天就肝肠寸断了。

不舍的情绪同样地困扰着姬发。他不厌其烦嘱咐殷郊，电器的插销一定要及时拔下来、只有除夕夜点不到外卖，冰箱里有他预备好的面包和牛奶，零食也很充足、想他就尽情给他发消息，只要摁住微信聊天界面最下面的小喇叭，再长摁中间的长条，想和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啰嗦到殷郊开始听腻，倏地抱住姬发，将他压在床上，从眼皮吻到耳垂，又啄了啄姬发的嘴角。他说：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

姬发叹了口气：你要真是天上的神仙就好了。

殷郊一时语塞，他本来就是啊...

那是一个琥珀色的傍晚，姬发一直记得，无忧无虑是心头的底色，所有苦难和悲伤与他们都远离。哥哥突然给他发消息要他快点给殷郊收拾东西，他借了一辆车，趁着夜间上路，带殷郊回家。

姬发露出一个傻气的笑容，行李箱被飞快地打开，再次摊在地上。殷郊希冀地望着他：不走啦？姬发神秘地摇头说带殷郊一起回家。

殷郊当场呆住，眼也不眨地盯着姬发往行李箱里再装一份衣物，听姬发盘算着之需要多装几件衣服就好了，家里有备用的毛巾牙刷，没有也可以用他的。一个七彩泡泡在殷郊的胸口炸开，上辈子没能和姬发一起回西岐，现在可以和姬发一起回家了。原来他们当真有很多时间足够圆满遗憾。

黑色的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姬考的驾车技术和他的人品一样优秀稳健，路途平坦，没有任何颠簸。路边的灯光像一颗颗星子往后滑过，姬发和殷郊一起坐在后排。他没有拒绝殷郊借着堆在后座的羽绒服的遮掩，握住了他的手。

他分明知道，哥哥从后视镜里看到了这一幕。那又怎么样呢，即使殷郊来历不明，他却已经笃定，要让他留在身边更久、更久。

姬发的家在乡村，庭院广，房屋阔。他说年幼的时候喜欢在麦田奔跑，一望无际，根本跑

不到头。

殷郊喜欢这里，就凭这里是姬发的家，他也喜欢这里。姬父慈眉善目，对殷郊说不要拘束，把这里当自己的家。姬发一定偷偷跟父亲说了他的饭量，殷郊看着姬父给自己准备的特殊海碗瞠目结舌，姬发偷笑，推推他，催促快吃，父亲亲手擀的面条最香了。面条是用牛肉汤煮成的，上面码着一层切好的牛肉，加了辣子，香气扑鼻。姬父说初一到初五不许吃面条，今年就这一顿了，特地给他煮的，只有两个臭小子回来就不去亲手压面条了。

姬发哼出一声怪笑，调侃自己原来是沾了殷郊的光。姬考反过筷子，用筷首悄悄姬发的额头，你又作怪。姬发揉揉自己的脑袋，傻笑。

还从未见过这样鲜活的姬发。面条的热气蒸得眼睛酸酸的，他几口吃完了一碗面，揉着眼睛嚷嚷困，姬发气他躲懒不陪他收拾东西，一个小时后又拿了山楂丸去看殷郊。

刚刚是没出息哭了吧，吃得那么急也不怕胃疼。姬发数落他。殷郊从被子里露出脑袋，瓮声瓮气地说：这都被你发现啦？姬发笑他作怪，撕开包装纸，把棕黑色的山楂味递到殷郊嘴边。

起初以为是药，吃到嘴里才发现是酸酸甜甜的。吃进山楂丸的同时，薄薄的嘴唇擦过姬发的手心。他忽然很想吻他。姬发整个人几乎压在殷郊的身上，殷郊推拒着说不要在你的家做这种事。

姬发的爸爸和哥哥就在隔壁，殷郊无法控制自己回想起周朝刚刚建立时，群臣是如何向周武王请命赶走他这个前朝余孽的，如果不是他已封神，那群人会让姬发以杀了他的方式震慑朝纲——前朝的牌匾有微子启就够了，不需要他这个身份高贵的殷商太子。他也无法替殷寿向姬昌和伯邑考赎罪，殷寿是他的父亲，斩不开的血缘关系。为了姬发而死，殷郊是愿意的，可他连和姬发一起赴死都做不到。

一个冰凉的吻落在殷郊脖子上的暗红伤疤，姬发问他到底怎么了。殷郊小声说隔壁有人，不想让你家人觉得我在勾引你。后来窥伺姬发历次转世的时候，他也知道，开国君主和前朝余孽搅合在一起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得到如此质朴的回答后姬发愣了一下，他说只是想亲亲你，没想做别的。

于是殷郊眨眨眼，将嘴唇送上去给姬发亲。

晚上全家人一起包饺子，姬发擀皮，姬考包饺子，精致饱满的饺子很快铺满了整个案板。殷郊在旁边托腮发呆，问姬发，他做点什么呢？姬发虎着脸说你别捣乱就是给我帮忙了。姬考向着殷郊，他说，姬发你别老是欺负殷郊。

八点钟春晚开始的时候姬父起锅煮饺子，姬发拉着殷郊去院子里放鞭炮，煮饺子的时候一定要放鞭炮。姬考透过窗户交代姬发小心点，别烧到手。姬发点燃鞭炮，殷郊站在门口廊下等他，引线烧尽时姬发回到殷郊身边，微微扬起手替他捂住耳朵。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伴随着饺子出锅，姬父喊两个少年回屋吃饺子。姬考说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寓意着来年走运，殷郊独占鳌头，吃出来三枚硬币。姬发与哥哥相视一笑，包饺子的时候他示意哥哥暗动手脚，多分给殷郊些。

大年初一拜年领红包，殷郊也有一份。没多想，回程的路上殷郊就把收到的所有红包给了姬发。

姬发问：有没有想家，或者，有没有想昆仑？

想，每天都在想。殷郊在心里说。可他在朝歌的家在几千年就随着纣王自焚的大火烧之一炬，姬发定都镐京建立周朝，邀他同住天子寝殿，只短短厮守三载。至于其他，昆仑山也

好，洞府也罢，没有爱的人在旁就无法称之为家。

姬发眼神充满爱意，烧灼着他。殷郊无法敷衍，说：我常常想念我的母亲。

姬发便拿出年幼时哥哥安慰他的话来宽慰殷郊，又自以为是原创。他说，过世的亲人化作星星，一直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殷郊轻声说：她是月亮。

姜王后死后被封为太阴，他的母亲如月清冷。

tbc

Chapter End Notes

听说第二部你们要一起在西岐种麦子？

本来想写两个人一起跨年，设定的剧情有：

姬发带殷郊看电影，电影中男主角向女主角单膝跪地求婚，并献上钻戒。

殷郊非常自然地表达了想要一枚钻戒的欲望。

姬发：殿下想要几克拉的？姬发只是穷书生，买不起，不如肉偿？

Chapter 8

Chapter Notes

我流发郊angry sex、diary talk
rimming and anal sex
或许还有rape-con倾向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寒假回去就是百日誓师，距离高考的倒计时变成两位数。殷郊每天早晨醒来都在日历牌上画下一个叉，将姬发做完的练习册与用尽的笔芯攒在一起，仿照着从前姬发练习弓箭的时候，八岁时背的小弓到后来随着年岁增长愈来愈大的弓，以及磨损了无法再用的箭羽，统统收集在一起。

高考当天，殷郊陪姬发到考场，姬发不许殷郊在外面等着。他说外面太热，如果殷郊一直在外面站着，他会分心，不舍让殷郊等待太久。

殷郊张口就想说三千年等得，现在两个小时不妨碍的，又怕吓到姬发。在他认知中，姬发今天参加的考试和他们质子团第一次北征冀州的重要程度是一样的，那次也是，姬发非常渴望立功证明自己。

只好在校门口道别。姬发的女同学来了，看见殷郊就笑，对姬发说：你们感情真好。

前几天，殷郊去参加了姬发的毕业典礼。他听说参加这样的仪式都要送花，去的路上便拐进一家花店。花店老板见他犹豫不决，问他，先生，您这是要送给谁的？殷郊开口便道：送给我的伴侣。老板为殷郊精挑细选一捧玫瑰，殷郊捧着玫瑰来到姬发的教室。他本就生得古典俊美，今天为了出席重大场合又穿了件黑色衬衫，捧着一大捧娇艳欲滴的玫瑰走进教室宛如城堡里的王子巡视领地。他的眼里谁也看不见，径直走向姬发，将怀里的玫瑰送给姬发。四周全是女生的跺脚尖叫，好事者直接问姬发在哪里藏的帅哥。姬发红成一只煮熟的虾子，恨不得原地挖个坑把自己埋了。回家的路上姬发抱怨殷郊搞这么大阵仗，殷郊无奈：花店老板给我包的，我也不懂这些讲究啊。姬发唔了一声，让殷郊复述一遍他在花店的经过，在听到殷郊重复他买花送给自己的伴侣时，姬发看向他：这句话还挺聪明的。

考试一共两天，姬发回家后毫无形象地躺在沙发上，脚搭在茶几，以一种他绝不允许殷郊摆出的姿势，举着手机在家族群里发起视频电话的邀请。殷郊的手机也响了，过年的时候他就被姬发拉到家族群，所以他对姬父每日在群里播报的麦苗茁壮成长计划了然于胸，只等姬发带他回家再吃一碗姬父亲手擀的面条。殷郊带着满脸“只需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无奈表情看着姬发对哥哥撒娇，每门考试都要回报，眼看姬发马上就要说到数学考试最后一题的第二小问他是怎么灵光乍现选出最合适的公式，姬考连忙说：这个不急着聊，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休息，然后享受你的假期。

客厅落地窗的阳光被殷郊的身影遮挡，他刚才去调热水器了，现在拿来两支雪糕，一支叼在嘴里，一支撕开包装袋，递给殷郊。姬发还未修炼出在父兄眼皮子底下调情的本事，匆匆挂掉电话。他说，好几天没吃雪糕了，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哥哥嘱咐完了还要联合你一起镇压我。

殷郊嘿嘿笑着说他前几天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

晚上叫了外卖，是烧烤。姬发非常自觉地违背了兄长订下的未成年人不许喝啤酒的禁令，

拉着殷郊一起喝。第一次喝酒，冰凉的液体顺着喉咙流进胃里，姬发皱着脸：好苦。

殷郊轻笑，他们第一次喝酒是偷的殷寿酒窖里的，质子团的兄弟们结束一场冬狩，兴致浓时想尝尝酒的滋味。军营寻不到酒，偏巧冬狩结束就是月底，是王孙回家探望母亲的日子。殷郊在崇应彪面前拍着胸脯保证一定解决酒的问题，转头就去找姜文焕，拉着他表弟和他一起回家。姜文焕自然不肯陪他犯错，最后还是姬发陪他回去，一人带了四坛酒回营。四大伯侯送来的质子连同殷郊全都醉得昏死过去。殷寿险些要赏殷郊五十军鞭，姬发给他求情，殷寿便说体谅他关爱手足，只罚十鞭。那时殷寿还称得上是一个爱他的父亲。

姬发摆摆手，剩下的啤酒不肯再喝。殷郊杯子里的酒依旧维持之前的水平线，姬发问他：殿下怎么不喝，是喝过王室的珍藏与昆仑的仙酿，便饮不下凡间的酒吗？

殷郊佯装镇定：你讲什么呢？

姬发托腮望他，瞳孔好像有星星。有关金黄铠甲与殷郊的、绝望的、失去光彩的双眼的梦境，逼真，身临其境，但唯物主义思想在姬发意识中根深蒂固，他只觉得是从小到大被打趣和周武王同名同姓、殷郊总是和他开有关砍头的玩笑——梦境反应的是现实生活罢了。殷郊强装镇定的表情从姬发眼前的景象转换成扑通扑通的心跳，落进海浪里。真可爱，这个自称昆仑修仙的骗子真可爱。他好可怜，他居然爱上了一个骗子，并且想和他一直生活下去，宁愿他永远做个骗子，永远不会失去他。

你来的第一天，我就搜过你的名字。正如姬发这个名字曾经属于周武王，在史料中有记载，殷郊这个名字也属于太岁神，身居红鸾之气，是天命留给殷商的最后生机。我读过《封神演义》，殷郊生为太子，后又前往昆仑修仙。所以才会那样问你。姬发侃侃而谈，又问：你真的是殷郊吗？

自出生至今日，始终是殷郊。殷郊斩钉截铁答道。

姬发没再回话，头痛样捂住脑袋，殷郊第一天出现在他身边就是仙风道骨的模样，对人间的一切都深感陌生，心地也是一片赤诚。难道、难道他真的是所谓太岁神下凡？太超过了，才经历高考折磨、又喝了酒的大脑就算运转出光速也无法解决颠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难题。

眼看姬发就要栽在桌子上，殷郊眼疾手快扶住姬发，空出的一只手晃了晃姬发手边的易拉罐，十七岁的男高中生居然喝啤酒都会一瓶倒。不知刚才的对话酒醒后能想起来几分，也不知道姬发会不会将他赶出去，总之，此次下凡，殷郊打定主意就算是乞讨也要留在姬发身边。

将姬发安顿在床上，空调设置成姬发习惯的26度，又盖上一层薄被。做完这一切后，他躺在地板上假寐。以往他总是睡着睡着就把姬发捞在怀里，这几天姬发太累了，他不打算打扰姬发休息。

天光微亮的时候，一缕神识在殷郊眼前划过。杨戩来寻他。殷郊从地毯上坐直，感谢姬发夏天也保留了在卧室铺上厚地毯的习惯，他的骨头和关节暂时还在听他指挥。床上的姬发仍在睡梦中，眉头微微皱着，不知道梦到了什么。有心帮他抚平，又怕扰他清梦，殷郊凝神，若不是杨戩神识催促，只怕要把那睡颜铭心刻骨才舍得收回眼神。

杨戩在楼下等他，说正好有点任务下凡，顺路看看他，问殷郊过得怎么样。殷郊竭力忍住冒着粉色泡泡的傻笑，他知道自己演技不合格，因为杨戩的第三只眼都几乎要冲他翻白。杨戩拍拍殷郊的肩，语重心长道，我知道，武王定然会照顾好你的。

好高的人，突然缩成一小团，肩膀塌下来，腿也仿佛软了般，蹲在原地。殷郊抬头看向杨戩，像年龄被抹去了千位、百位，只留了个零头。他问，杨戩，你比我入道早，帮我想，姬发总是不记得我，把我当成骗子，该怎么办呢？

杨戩仙风道骨，此时长长叹出一口气：你以太岁神之尊下凡，即便封印法力，也是违背戒条。但你前尘因果未断，执念太重，不走这一遭只怕走火入魔，身死道消。

殷郊轻轻念道：我下凡岂是为了历劫化解执念？若是长伴姬发身侧，身死道消又有何妨。他重新站起来，昂扬于天地之间，又有了勇气和信心。

杨戩和他又多交代了几句，他有公务在身，不便耽误许久。殷郊上前与他拥抱话别，杨戩拿出一个包裹递给他，还没等说什么，笑道，你的武王来找你了。包裹塞在殷郊手中，杨戩朝身后来人点头一笑，那缕神识化成一束光迅速遁走。

那抹点头微笑落在姬发的眼中就成了仙人的威胁，带来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姬发冷冷道：刚才那人是谁？殷郊耸耸肩，一副不在意的态度，说：我说他是杨戩，你信吗？

姬发竭力压抑语气中的苦涩，缓缓说：他从我面前忽然消失不见，还有什么不信的？

时间还早，电梯停在原样，开门的瞬间，姬发扭头看向殷郊：仙人也要和我这个凡夫俗子一起等电梯吗？直接腾云驾雾岂不是更好？

他生气了，姬发一定是生气了，殷郊总是琢磨不清姬发的念头、姬发的决定，但他知道面前这个人爱他的，他就是这么笃定又自信。三千年前爱他，三千年后的现在，也爱他。殷郊小心翼翼地问他：刚才杨戩施展仙术吓到你了？我下山之前被师父封印了所有法力，不会杨戩的遁术了。

姬发脸色稍霁。电梯门开了又关，进到家里后殷郊大着胆子去牵姬发的手，他知道了，姬发是怕他和杨戩一样突然消失才生气的。他说：姬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我是为你而来的。和从前约定的那样，不要让我猜，有什么我们直接说出来，不好吗？

去床上躺着。姬发说。

殷郊糊涂，还是照做了。他躺在床上，白色T恤经历了一晚一早的折腾变得皱巴巴的。姬发也进来了，他洗了手，手里拿着一条麻绳。殷郊看到那条麻绳就想起来姬发曾经绑过他，结结实实捆他，生怕他做出什么傻事，虽然最后的确很傻，莽撞地往殷寿的剑上撞。殷郊说：你不要再绑我了，我不会乱跑的，也不会做傻事的。

你好像对这一套很熟悉。姬发说。他没摆弄复杂的绑法，只是捆住了殷郊的手腕。

给予疼痛的吻落在唇上，唇贴着，舌缠着，牙齿磕在肉上，一个带着愤怒的、血腥味的吻。殷郊被吻得喘不过气，他粗喘着睁开眼，因为愠怒，姬发的眼眶泛着红色。姬发留给殷郊时间调整呼吸，他说：我一直在努力说服自己，你和我一样只是个普通人。但你的来历、你对世界的陌生、再加上刚才来探望你的杨戩，我不得不承认你真是那书中的太岁神、殷元帅。你和周武王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不是，为什么要来到我的身边？

殷郊讷讷着说不出话，他没想到姬发相信他是殷郊后，反应这么惨烈。姬发扬起殷郊的手腕，卷起他的短袖，让殷郊自己咬着。舌尖卷过乳粒，姬发肆意揉捏殷郊的胸乳，饱满的乳肉被揉搓成红色，乳尖被咬破皮了，四周残存着牙印。殷郊从未见过这样的姬发，他问姬发，你到底怎么了？

住嘴。姬发突然说，恨你，恨死你了。我搞不懂，你为什么总是说以前怎么样、从前怎么样，第一天来到我家就说以前就和我住在一起，现在又说从前和我许下什么诺言。要我重复多少遍，殷郊，我们没有从前？

一巴掌扇在乳肉上，留下一个红色的手印。殷郊的眼泪被勾得落下来，他说：姬发，你别这样，我好害怕，我把杨戩喊回来，他解释这一切，好不好？

姬发不听他的，自顾自扯下殷郊身上松垮的裤衩，阴茎已经翘得老高，内裤支出一个帐篷

篷，姬发将他的的性器握在手里甸了甸：太子殿下，被这样对待也能勃起吗？

虽然手被捆住了，但是如果用脑袋撞姬发，姬发是吃不住他的全力一击的，他本来就力气很大，况且封印了法力，身体还是仙人法体。可是他怎么舍得让姬发受伤呢？挺起来的腰又塌下了，殷郊躺在床上的这幅神态，让姬发想起他下厨时案板上刚刚醒好的牛肉，最上等的那种。

姬发折起殷郊的腰，捞起双腿，殷郊伸脚蹬他，被姬发完美预判，顺势攥住脚腕，搭在肩上。一个又一个吻痕落在饱满结实的大腿上，亲吻的时候用了牙齿，殷郊骂姬发简直是一条疯狗，姬发犀利地指出你被一只狗玩弄到阴茎都流水了，到底谁才是狗？他掰开殷郊的大腿，嫣红的肉洞翕合，邀请他的加入。姬发一本正经说：你才是发骚的小母狗，穴都会勾引人了。

殷郊从未听过这个，简直羞愤欲死，姬发提着枪就要往上撞，坚硬的龟头烫得殷郊浑身一激灵，可是窄小的穴根本吃不下姬发的性器，他会被撕裂的。双手被麻绳捆着，双腿被姬发禁锢，殷郊艰难地在姬发身下扭来扭去，他说姬发你不能直接这样。

即使被愤怒、嫉妒、失去殷郊的恐惧席卷了所有理智，姬发还是不忍殷郊受伤。他用手指给殷郊扩张，挤进一根手指就干涩得要命，难以活动。姬发抿嘴，再次折起殷郊的腰，低下头，用唇舌去湿润那肉洞，柔软湿润的舌使肠肉变得松软。殷郊几乎不敢去看他跨间的姬发，姬发在专注、认真的为他做这种事，他的脚趾蜷缩，躯体泛起淡淡的粉红色，他说：姬发，不要再弄了，可以的，我不怕痛了，你直接进来吧。

姬发没理会殷郊的逞强，这次手指的进出就简单多了，两根手指在后穴里搅出肠液，原来很容易用手指就能舀出水来。一阵电流般的快感从腰椎住席卷全身，殷郊的马眼都能滴出水了，姬发还是坐怀不乱，他就有这样的本事，看殷郊在他怀里融化成一个水淋淋的战士，才肯征讨他。殷郊学不会忍耐，他极为主动地挂在姬发的腰间，曲起腰，用柔软的会阴和后穴去摩擦姬发的性器。

快进来吧，忍不了了。殷郊难为情地说。

姬发抱着殷郊柔软的臀瓣，臀肉在他手里变换着形状，他说：周武王知道他的太岁神在别的男人身下骚成这样吗？

什么，姬发在说什么，他就是周武王，现在怎么变成别的男人了？混沌的大脑还未解析出姬发的意思，下一秒就被姬发粗长的性器贯穿。痛，扩张成这样被姬发贯穿还是痛的，又很爽，是姬发在占有他这个事实不断冲刷着殷郊，所有器官都是属于姬发的，他这个人也是属于姬发的，生理性的眼泪落下，他突然感到委屈，因为姬发捆住了他的手腕，情趣在这一刻变成了无法拥抱爱人的阻碍。

姬发知他所想，有点残忍的拽着殷郊的卷发与他亲吻，他想要给殷郊留下痛，他已经给了太多爱了，可爱里总是掺杂着别的。小时候和朋友一起去看驯兽，驯兽师说在给予你要驯服的动物关爱之外，也要让他记住痛，记住痛才会乖。姬发想要殷郊记住他，为他所有，并且只有现在的姬发能给予他快感，给予他痛苦，带给他高潮。他不能丢下他。

粗硬的龟头反复碾过腺点，肠肉咬住鸡巴，吸得很紧，一秒都不想姬发的性器离开，就像殷郊根本舍不得与姬发分开。一股股的射了很多，肉洞吃不下，精液随着体液从被贯穿得合不拢的穴流出，场景淫靡。姬发的小腹也被殷郊射得乱糟糟的，凌乱的床铺散发着性爱后的味道。

姬发挑起殷郊的下巴，亲吻他眼下的小痣，梦里他曾凝视过这颗小痣无数次。他说：我不是周武王，只是碰巧和他同名同姓。殷郊，你现在告诉我，你透过我的眼睛到底在看着谁？

殷郊的双眼染着情欲，说：一直只有你。

姬发爱怜地吻过殷郊的眼睛，鼻子，嘴唇，喉结，说：我曾梦见过很多次，我穿着金黄色的铠甲，你站在远远的高台上。

目光所及是殷郊脖子上暗红色伤疤，倏地心脏刺痛般难受，姬发隐去了梦境内容，继续说：梦里有道声音，一直提醒我不要再失去你，我到今日才懂，原来你真的是仙人，是上天给予我的恩赐。

眼看要亲吻他的乳首，再来一次时，殷郊狠咬自己的舌尖，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姬发一口一个周武王，性事方面又如此反常。

殷郊大声说：你就是周武王，姬发，你的梦境是真的，是前世的回忆。

说着，殷郊的声音越来越弱，几乎带着哽咽。他缓缓说道，我等了三千年，你的每一次转世我都忍不住窥伺，你托生在不同的家庭，承载着不同的身份，唯独这一世，你还叫姬发，更与我们那一世是相同的面容。我按捺不住思念与你相见，只期望再偷来百年相伴。

他说，他每天都在想念姬发。他又做了姬发不许他做的事情，姬发要他安心修炼，不要干涉凡人的命数，可他每次都不忍姬发受苦，为他化去太岁，现在更是直接来到人间，奢求与姬发再续前缘。

透着千年的距离，他问姬发：你怎么舍得为了天下丢掉我呢，天下共主，难道不是我的主吗？

一滴滚烫的泪落在殷郊的锁骨上，姬发蜷缩在殷郊的怀里，他好像看到了一把剑，举起剑的人是殷郊，朝歌唯一的、琥珀色的阳光落在殷郊的脸上。他好像又看到了一把琴，王后陪嫁来的爱物，殷郊拉他一起赏玩。最后呢，姬发头痛欲裂，他看到了一面镜子，镜子里是一张憔悴的、属于姬发的脸，他怀着鬼侯剑下葬，五弦琴于他身侧。

史书记载，周武王励精图治，夜间难以入睡，常召姜王后抚琴在侧。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姜王后，史书由后人撰写，陪在他身边的，唯有殷郊。

tbc

Chapter End Notes

（。这是从开篇以来我最想写的剧情，狗血替身文学，我土，我爱看。结果飞醋吃到了千年以前自己的身上。还没有完结，后续还有剧情，有点卡文。

殷郊的母亲是姜王后，他可以在周朝跟母姓。当然是我乱设定，历史上姬发的妻子是姜子牙的女儿。

驯兽师的理论是我胡编的。

Chapter 9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原来有一笔三千年前的债要偿，姬发欣然从命。他说：他选择为天下人付出自己所有的气运和寿数，又从容赴死，定然有他的理由。

殷郊听不得这个，肩上担着国仇家恨太累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心变成很小，小到只能装下一个姬发。他刮刮姬发的鼻子，说：我看你就是傻。不过没关系，等了三千年，终于等到你了。再等三千年我也无惧。

蓦地心头一酸，姬发有一种想要流泪的冲动，他说：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殷郊不在乎，他牵过姬发的手，吻过他的手指，认真道：为了你，等上千年万年我都愿意。

*

姬发在开学后选择住校，他说殷郊应该也有自己的生活。这话听起来像嫌弃男朋友黏人的渣男言论，姬考对此评价。但姬发说，他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在一起，他完全不介意工作以后养着殷郊，可殷郊如果找到热爱的事物，会过得更快乐。

殷郊想不通，也懒得去想，有姬发替他做盘算，他更不需花心思。用了半年的时间寻找热爱，寻来寻去，殷郊往姬发身上一趴，说：我还是最爱你。

姬发捏捏殷郊的脖颈，忍不住揉乱他的卷发，手感很好。他说：那就一辈子围着我打转。

殷郊的头发又长长了，他讨厌理发，姬发乐得纵容他。俯身讨吻的时候，卷发扫在姬发的脸边，痒痒的。吻着吻着，不免擦枪走火，殷郊骑在姬发的腰际，口吻带着埋怨：你都很久没有回家了。

姬发柔声哄道：复习周嘛，这不是一考完就回来了？他和殷郊打商量，说，舍友举办了个新年派对，时间订在今天晚上，带你出去散散心？

跨年夜格外应景地下起了雪，原本夜晚的灰蓝色天空被橙色的、红色的、或许还有黄色的霓虹所取代。殷郊没有打伞，卷曲的头发上挂着雪花。他挽着姬发的臂弯，姬发怕他冷，让他的手放进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殷郊说：前几天才是圣诞节，现在居然又要跨年了。

姬发表示赞同，又说：父亲前几天给我发消息，嘱咐过年一定要把你带回去。这次，哥哥不用开夜车带我们回家了。

谁也没有想到，杨戩带来的不起眼的包裹居然是天庭有关下凡部门帮殷郊办理的身份证，没人知道这群天上的仙人是怎么黑进公安系统，并准确无误为殷郊完成了人脸录入和指纹录入。唯一的瑕疵是，殷郊只有一页的户口本上记录着他是文盲。

他们走了大概十几分钟，便到了姬发舍友订下的酒吧。姬发发誓，当殷郊脱下外套，黑色衬衫下隐隐约约可见性感的身材时，他听见了无数男人女人的嚎叫。而那个显眼包仿佛已经习惯了无数人投来的视线，也是，他生来就是太子，有朝一日无人瞩目对他来说才是稀奇。

这颗嫁接在姬发的肩头，名为殷郊的年轻莽撞的枝桠，生长得很好嘛。

姬发坐在吧台旁边，有人来劝酒。伏特加融化在冰块里，他不擅长喝酒，酒量还未修炼到家，殷郊豪迈地端起酒杯，替姬发饮。殷商家的人擅饮，喝这些酒对殷郊来说自然不算什么。他含笑望着殷郊，一片喧嚣中，电话铃响起。

殷郊凑过去，手机屏幕上显示哥哥的字样。他拍拍姬发的肩膀，说：我陪你出去接，哥哥知道你来酒吧又要唠叨你了。

姬发起身，披上外套，说：外面太冷了，哥哥应该就是和我说一句新年快乐，很快就回来。

望着姬发穿过人群的背影，殷郊莫名有一种即将失去他的感觉。呆滞片刻，殷郊想起姬发总说他疑神疑鬼，现在是和平年代、法治社会，不会出现随意砍人脑袋的事了。他笑自己患得患失，姬发马上就会回来。

可是姬发再也没有回来。

殷郊很难复述当时的心情，他的面前围着很多人——突然有一种嗜血的冲动，想让他们全都闭嘴，这样他就听不见他们对他说的姬发出事了。三头六臂的法相在体内冲动又蛰伏，似乎马上要冲破师父留下的封印结节。他的眼睛扫过一群人，有穿着保安制服的人，有姬发提过的某个舍友，也有他不认识的人——去他妈的，殷郊根本不在乎他们是谁，这个世界除了姬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陌生人，与他毫无关系。姬发的那个舍友大着胆子拉住殷郊的小臂，要他快点和他过去。

四周万物仿佛变成了一片混沌，殷郊的世界摇摇欲坠。他忽然很想念姜王后，甚至想回到母亲的肚子里，温暖的羊水包裹他，那是最安全的环境。操，他该怎么面对又一次失去姬发的可能呢？

殷郊脚步踉跄，眼里的世界在崩塌，在坠落。他撞碎了转弯处的花瓶，如果姬发在会凶他冒失的。拉着他走的那个人和他说的姬发在打电话的时候碰见了一场口角，甚至有个女孩在挨打。姬发去劝架，结果那些人手里有刀，其中一个嗑药嗑嗨了，拿着刀就捅向姬发。

又是这样，殷郊浑身颤抖，又是在拯救其他人的时候把自己给搭进去了，什么时候都改不了想要做英雄的那颗心。他想要杀了那些人为姬发陪葬。但他记得他要冷静，不能让姬发担心。姬发不会愿意看到他杀人的，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在姬发的眼里，罪人逃不掉法律的制裁。

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事发现场。姬发倒在血泊中，鲜红的血液流在积雪上，一个小时前落在他肩头的雪花已经在地面上积了薄薄一层。空气是冷的，整个世界变成了黑色与白色，只有姬发胸腔处源源不断的溢出红色。身上有几处刀伤，看到殷郊出现的时候，姬发已经很虚弱了。他用那种语气对殷郊讲话，殷郊最害怕的语气，是盎然的生命力迅速流失的感觉。四周万物什么也听不见了，殷郊痛苦地望着姬发，后者的嘴唇发白，不见血色。姬发的声音轻柔地敲在耳蜗，扯得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疼痛。

姬发让殷郊握住他的手，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音量和殷郊讲话，殷郊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是姬发的生命只够支撑这样的对话了。他说：我对你不起，千年之前我也是这样嘱咐你的，你不听。但是殷郊，不要再惦记我了！

最后一句罕见地用了命令的口吻。

原来爱人生命在眼前戛然而止是这种感觉，抢救室外等待的时候殷郊胡思乱想了很多。他想起姬发为他劫法场，那时的他还不懂姬发对自己的情意，也未曾发觉自己早就爱上姬发，只是觉得姬发太傻了，希望他平安回到西岐。他想起刚才有人说姬发是劝架被误伤的，倒在雪地里迟迟没人发现才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他还是觉得姬发太傻了，他无法控制地埋怨姬发，就算是为了他，他也该珍惜生命，就把所有的力气用来爱他就好了，干嘛多管别人的闲事，怎么就学不会只爱殷郊呢。三千年说起来很短，过起来其实是很漫长的。

最恨的还是他自己，如果他陪着姬发出去就好了，捅一刀对他来说有什么好怕的呢，若能

挨上几刀换得姬发活转，千刀万剐也心甘情愿。

吊灯将整个医院走廊染成惨白色，殷郊迟钝地发现急救中心阴森森的。他再也不会踏进这扇大门了。穿着白色大褂的所谓医生宣布姬发死亡，姬考匆匆赶来。几乎是用扑的，殷郊冲向姬考，什么都不必在乎了，也没什么需要遮遮掩掩的，姬发死了，姬考身上那缕来自伯邑考的神识也没什么用处了。他抓着姬考的肩膀嘶吼：伯邑考，我知道你能听见，救救姬发，他才十九岁。

属于姬考的、温润如玉的脸上出现了伯邑考的表情，准确来说是北极大帝的表情，不喜不怒、慈悲怜悯。他说：殷郊，回来吧。

语气那么平静，殷郊几乎要冷笑。所有人都可斩却尘缘，一心修仙，他不行，几千年过去后那颗年轻莽撞的心仍然只为姬发跳动。他怒目而视：到底有没有救姬发的方法？

有。伯邑考闭上眼睛，平静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裂纹，似是不忍。他重复道：回来吧，殷郊。

不知不觉中法力已经回到了体内。殷郊最后眷恋地望了一眼姬发，他知道人死后要过一段时间才会肤色发青，现在的姬发静静躺着，身体仍有余温。

他会救他，他一定会找到方法。若是不成，再等上三千年、三万年，他们总会相逢。

昆仑山上，师父广成子已在等他，就连身份尊重、久未露面的元始天尊也在。好大的阵仗，殷郊心底一沉，扑通一声跪在大殿中央，朗声道：徒儿只是恳请为一凡人再续性命，竟劳动师祖大驾。

广成子幽然道：他岂是普通人？生死命数已定，万万不能随意干涉。

殷郊唯有苦苦哀求：我忍受三千年的等待才换来今生的相遇，求师父怜悯殷郊，救救姬发吧。

广成子发出一声长叹：当年你被燃灯道人镇压于山下，以商汤最后气运为赌注，最终仍未逃掉以犁锄死的毒誓。武王见你那等模样，滚鞍下马，跪于尘埃，替你求情，他那时说的话倒是和现在的你一样了。见殷郊俯首跪于殿下，大有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他又问，你可知为何允你下凡？

殷郊这才微微抬头，苦涩道：杨戩师兄说我内有心魔，尘缘未断，若不下凡走这一遭恐怕妨碍修行，有朝一日终会走火入魔，身死道消。他人可早戒嗔痴，苦海回生，但徒弟的心始终落于那滚滚红尘，有所牵挂。

元始天尊道：你这痴儿，三千年间你为化解相思之苦，频繁窥伺打探姬发转世，扰乱凡人命数，与姬发因果纠缠、密不可分，因你对其执念太深，终究应下如今一劫。

殷郊倏地想起师父说仙人一诺，最为重要。他于高台大喊死也不会放过殷寿，活转回来便一定要杀死殷寿，收束因果。下山前他发下毒誓，若来日助纣为虐，自愿受死于犁耕之下，最终被燃灯道人与姜子牙困于岐山，受犁锄而死。姬发临去前，他说他宁肯不当什么太岁神，也要和姬发同生共死。

——原来这就是结局。他和姬发的命运早就紧紧纠缠，姬发失去他两次，他也失去姬发两次，互相扯平后便要奔赴与姬发同生共死的命运。

思及如此，再没什么好犹豫的。他人胆怯的赴死之路，于殷郊而言则是苦海中的解脱。殷郊朗声道：那就请师父赐死殷郊。助我允诺，了却因果。

广成子连连叹气。

殷郊态度坦然，他反过来宽慰师父：想来我不够聪慧，终究享不了六根清静、长生不老的仙家福气。只是徒儿还有一不情之请，待徒儿身死道消后，望师父与师兄弟多多探望我母太阴。

怪不得，怪不得他下凡前与母亲辞行，母亲依依不舍，或许她也推算到了今日。

元始天尊的眉眼顷刻间舒展，他说：你可知姬发如何会有这样一具转世？姬昌最善卜算，姬发暗自继承其父的本领，早知你不会安心修炼，而是与他染上更多因果。因此特地留下元魂，以待后日，盼你下凡，收束因果，助你修仙。

原来姬发早就算到了会有今天，将其元魂铺成殷郊修炼大道的垫脚石。元魂散去，既抵消殷郊在姬发面前惨死两次的亏欠，又可化却因果。但殷郊怎么舍得以姬发元魂为祭，坚持要与姬发同生共死。

广成子便说：天道中隐隐一缕生机，因你是商汤最后的气运，姬发又是开榜封神的大功德之人。若舍掉你所有的法力，以此为代价，重回凡人，便可与姬发同入轮回，你可愿意？

殷郊自然愿意，求之不得。他终于明白，伯邑考寄于世间的那缕神识并不是为了助他入凡，而是看顾姬发这最后一抹元魂。姬发愿意以己为祭，助殷郊修道，伯邑考定然知道这是弟弟的一厢情愿，因此暗中相助殷郊窥伺姬发轮回，为二人谋划出现在可一同入轮回的生机。

广成子请来燃灯道人，借燃灯道人琉璃灯一用。燃灯道人苦笑：千年后又是我来取你性命。

殷郊不再以昆仑弟子和太岁神自居，口中道：多谢仙人成全殷郊。

灵鹫琉璃灯于殿中点燃，耀眼夺目的金光晃得殷郊睁不开眼，灯芯乃是殷郊好友马善，不忍照耀殷郊。殷郊睁开双眼，强忍头晕目眩，愿好友助他得偿所愿。

不知过了多久，他见到了奈河边久久不肯离去的姬发。奈河旁也会下雪吗？殷郊从未来过这里，四周苍茫一片，望着像冀州外的那场雪崩。姬发身着金色盔甲，拄剑立于河边，雪龙驹依偎在他身侧。盔甲上落了雪花，不知姬发在此处站了多久。殷郊的步伐缓慢，但是坚定，他走向姬发，那是他唯一的目标。姬发露出一抹苦笑：你终于还是来了。

明明殷郊什么都没说，姬发却知道他选择了什么。殷郊说：我若不来，你的元魂始终游离于轮回之外，我也不能再去探望你的转世，修炼又有何意？姬发，我宁愿和你一起度过短暂的凡人百年，也不愿一个人看尽沧海桑田。

三十年后

再度为人的殷郊站立在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麦穗沉甸甸的。远处有群山，山风温柔地拥抱他。前方有一个扎着丸子头的男孩在写生，殷郊看不清他的画板，只知道他在很认真地描摹。口袋里拿出一把木质弹弓，弓箭难寻，弹弓易携。殷郊轻轻地瞄准，那人回过头，露出姬发的脸，那双明亮炽热的眼睛温柔地注视着殷郊。

殷郊道：找到你了。

姬发轻笑，一步一步朝殷郊走来，说：这次没有让你等很久吧。

end

那就，正文已完结啦。

希望最后这两章和前面不要太割裂，最初就是想写一个这样fate&destiny的故事，一直很喜欢这样的感觉，感谢发郊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最初只是想写一个类似韩剧鬼怪的故事，结局是殷郊散去所有法力，与姬发共度一生。但是后来觉得这样并不公平，殷郊最终等来的姬发，不是和他并肩作战的那个姬发，对现代的姬发来说，殷郊的这份爱也并不纯粹。即使找回了记忆，但是没有经历就是没有经历。所以最后改成了两个人都变成凡人，再次投胎转世。感情不是一个人努力，不仅殷郊一直在等，姬发也是，他心思比殷郊缜密，早就料到了结局，因此祈求伯邑考为他留下一缕元魂，以待日后转世。

但是姬发低估了殷郊的执念，殷郊宁肯不做太岁神，也要与姬发在一起。

殷郊的心理活动与《指环王》中精灵公主是相似的：我宁愿和你度过凡人短暂一生，也不愿意一个人看尽这沧海桑田。

前面的恋爱剧情比较多是因为我错误的将姬发出场安排为男高中生，我实在不忍心一个高三生在学习养太子的生活中还要背负后文沉重的剧情，硬是拖到了他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新年才戛然而止。

因为我是一个从来不写大纲，写文极其随心所欲，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人。如果有bug请大家指正，我尽快修改。

有想过要不要掉落番外，不知道大家想看什么故事呢，毕竟他们已经奔赴全新的、灿烂的黎明了。

番外：少帅（上）

Chapter Summary

突然很想写一个民国au番外，不会很长。
虽然是少帅但不完全依据张少帅为背景。
简单写写，架空民国，非考据，ABO。

01

正值三月，天气晴好，院子里百花盛开，争奇斗艳，就连那假山都是重嶂叠翠，桃腮杏脸的丫头们穿着簇新的春装于桃红柳绿中穿梭。端得是一片风流富贵，谁来了也要说一句钟鸣鼎食之家。

相反的，正堂里一片严肃沉默，大老爷身后的姨太太不禁裹了裹披风，惊惧地望着立于中央，与二老爷对峙的少爷。

少爷名唤殷郊，乃是二老爷与正妻姜氏所育独子，更是这一代唯一的少爷，众星捧月长大，朝歌里数一数二名贵的公子哥，只可惜十六岁那年分化成了坤泽，难以承担继承家族的重责。本想着招赘一名乾元，谁知担任国务总理、殷家保护伞的老太爷中风猝死，一时间殷家风雨飘摇，只得送这唯一千尊玉贵的小少爷去联姻。

“三年前姬发寻了媒人上门提亲，您以他身份低微为由相拒，今日怎又许嫁了？”殷郊朗声道。

二老爷殷寿冷哼一声：“今时不同往日，他姬发继承了西岐基业，人称一声少帅，与你门当户对。”

大老爷殷启一辈子风流倜傥，只爱钻研风花雪月，他膝下无子，更是疼爱殷郊，对其纵容溺爱，不忍见他孤零零站于堂中，开口道：“你这孩子，先别和你父亲顶嘴了，快到你母亲身旁坐下。”

殷郊气鼓鼓地坐在母亲身边，殷启又吩咐丫鬟替少爷上茶端点心，在这体贴伺候下，殷郊的脾气实在发不出来，只好硬邦邦地说：“我不想嫁。”

“由不得你！”殷寿严肃道，一掌拍在名贵的梨花木家具上，就连殷启也得避让其弟的风头，“你不嫁也得嫁，我已向东鲁去信，请他大舅为殷郊提亲，姜氏，你便收拾嫁妆罢。”

他缓缓起身，走出正堂前留下一句，“姬发已聘其嫂为正妻，嫁妆里就不留红色布料了。”

殷郊怒目而视，从椅子上跳起来，朝殷寿吼道：“父亲竟送我去做妾？”

姜氏扯住儿子的衣袖，一年重孝已过，殷郊今日穿了身素青的袍子。殷郊低头望向安坐的母亲，母亲朝他缓缓摇头。愤怒的情绪平静了，殷郊没再与父亲顶嘴，不忿地回到卧房。

02

少爷的卧房外，廊下窗前，皆摆着一盆盆名贵的兰花，少爷爱兰，信香也是兰花香味，知晓少爷隐秘的纷纷说少爷这信香不像自己，倒是随了夫人，淡雅高洁、质朴文静。

殷郊正躺在窗前的贵妃榻上发呆，不肯宽衣上榻，只在窗边嗅着兰花香气发呆。他幻想自己是被殷寿囚禁，祖父并未去世，一切未曾发生，姬发前来救他，带他逃离风雨飘摇的朝

歌。

自祖父去世后，朝歌政府濒临解散，大伯不知有什么把柄掌握在警察署手中，花了好大一笔银元才赎出。父亲早年在祖父的庇护下做军火生意，好容易培养出一批亲信，十有八九折在了前段时间往西北走的那趟生意中。没了政界的庇佑，若不是与东鲁的豪强姜家结为姻亲，朝歌的生意更是难做。

殷郊对自己的命运已看透，家业都保不住了，徒留姓氏又有何用，不如联姻最为划算。可他没想到，父亲竟将他许嫁姬发，更是给姬发做妾。

若是别人也就罢了，偏偏是姬发。上次与姬发见面已是三年前，他初初分化为坤泽，与姬发情投意合，姬发上门提亲，殷寿将其拒之门外。殷寿的理由是，姬发是次子无法继承家业，入赘又没有别的本事，他看不上他。

后来，姬发登上了远洋航渡，前往美利坚深造。

再有姬发的消息，便是去年姬家长子罹难，姬昌一病不起，姬发匆匆回国主持大局。

姜氏喜爱青色，家中常穿一件青色的旗袍，腕上戴着一只剔透的玉镯，于月色中翩然而至。

殷郊沉浸在自己的思绪，母亲站到面前才发现，慌忙起身，道：“虽是三月了，夜晚仍有凉意，母亲若有什么事情怎不唤孩儿前去？”

做母亲的，哪有不喜欢儿子体贴的。姜氏莞尔一笑，握住殷郊的手，觉他手心热乎乎的才满意，又打量屋内的装饰，温言道，“和西岐的这门婚事，我看很可以应下。”

这下轮到殷郊不安了，一双眼睛懵懂地望向母亲，嗫嚅着，“可是...姬发已有正妻，我不愿做妾...”

姜氏不由得叹息，若是早年应下这门婚事便好了。她爱怜地抚摸儿子的额发，“你父亲说得对，今时不同往日，但母亲希望你嫁与西岐，是为了你的安稳。”她细细对儿子解释，“眼看朝歌政局便是一场大乱，不知哪边的军阀会打进城，西岐重农，粮食充足，姬发主事后又厉兵秣马。”

“你去西岐，我很放心。”姜氏说。

03

西岐回信很快，战乱年代，婚期订在六月。

姬发派遣一名副官前来迎嫁，殷郊带着丰厚的嫁妆，以及殷寿允诺给予西岐的大笔军火，前往西岐。出乎意料的是，姬发没有安排他去姬家老宅，也没有拜堂，更别提拜祠堂了，殷郊想象中的被大妇为难更没有出现在他身上——他的夫郎，结婚那日去山间缴匪了，一辆小汽车将他送到小公馆。

殷郊浑浑沌沌住进了姬公馆，舟车劳顿，陪嫁来的丫鬟仆人按照殷郊往日喜好整顿行李、收拾房间，殷郊洗浴过便昏昏沉沉睡去。根本没顾上在意他未来的夫婿连新婚之日都未曾出现。

三日后，姬发一身军装，打马归来。

怪道女孩家都喜欢军官，殷郊于晨光熹微中遇见姬发下马回家。穿长衫显得陈旧颓废，西装又像油腻公子哥或者洋行买办，穿军装的兵痞粗汉教人看了厌烦，可军官一身正气，看起来就像国家的未来。

四下的仆人口称少帅，朝姬发行礼，殷郊愣在原地，直勾勾看着四年未见的情人。姬发挥挥手，庭院中只剩下他们两个。

姬发只觉得满世界唯有殷郊那双沉甸甸的黑色眼睛，碾碎了晨光，黑中揉了金。他快走两步，站在殷郊面前，柔声道：“住得可还习惯？”

只姬发一句话，殷郊便知姬发的情意未变。心中绷着的那根弦倏地松了，殷郊粲然一笑，“还成。”

姬发轻笑，刚才面目冷淡，好似结了一层冰，现在全都溶化了，不敢相信，兜兜转转，他居然又娶回殷郊。不忍心再让心上人受半分委屈，姬发脱口而出：“我往日住在军营，此处距离军营稍近，因此将你安排在公馆，你可愿随我回军营？”

“回军营做什么？”殷郊低下头，神情晦暗，“莫不是太太镇守后宅，携我去军营为你照顾起居？”

姬发几乎要被殷郊气笑了，他真想敲敲殷郊的额头，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姬发拉过殷郊的手，无奈道：“没有太太，只有你。邑姜是我阿嫂，与我仅有夫妻之名，带你去军营，自然是与我并肩作战。”他忍不住刮了刮殷郊的鼻尖，“往日在军校，到底是谁照顾谁的起居？”

前尘往事浮现在眼前，姬发八岁时从西岐前往朝歌，参加朝歌军校，与殷郊同班同学，二人青梅竹马，都想做戏文里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拯救华夏文明于水深火热之中。谁料一朝分化，殷郊成为坤泽，殷寿为他办理退学，昔日的梦想和雄心皆化为尘土。

殷郊面上仍有几分犹豫，姬发却说：“你现在是有乾元的人了，莫怕，万事有我。”

番外：少帅（中）

Chapter Notes

随便写写洞房花烛夜，非常ooc，被雷到不负责任。

04

小公馆外看不出什么办喜事的样子，公馆里头却是喜气洋洋的一片。考虑到殷郊只是读过军校，分化后便给殷寿关在家里，姬发没筹备在美利坚学来的新式婚礼，尽管他很想与殷郊在神圣的地方宣誓。不能大肆声张，可基本的礼数也要做足。姬发派人请来鼓手乐手，在院子里吹吹打打，极为热闹。

殷郊坐在床边，手心捧着苹果，他倒是极想咬一口填填肚子，又怕惹恼了姬发。先前再三劝说姬发莫要大张旗鼓，派遣副官将他从朝歌迎到西岐已是做足了礼数，但姬发不同意。他说，他这辈子已经认定殷郊为他的妻子，凤冠霞帔要给，椒房红烛也要给，外人的风言风语，理他做甚。

入目是火红的一片，盖头遮住了视线，等到鞭炮响起来，礼赞便说：“请少帅挑起盖头。”

眼前的视线渐渐亮了，殷郊先看到一双崭新的战靴，裤子整整齐齐塞在靴子里，再往上看是笔挺的军装，看得殷郊眼热，撞进姬发那双明亮炽热的眼睛，不用说，他也知道他极爱他，他亦是如此。

见两人一对眼的神情，礼赞便知道少帅与这位姨太太早已情投意合，欢喜话一擦一擦的，祝少帅与太太百年好合、多子多孙。为了多讨些赏钱，连太太前头的那个姨字都省略了。姬发果然大喜，吩咐厚赏，挥挥手，吩咐下人清场。

难得羞赧，殷郊问姬发这么激动做什么。姬发不说话，只是笑，端来两杯酒，哄殷郊与他交杯。面前的人既是西岐的少帅，也是他今后的夫主，临嫁前母亲教导他，嫁人后莫使小性，正色端操，以事夫主。即便殷郊视那些旧时代的规矩为腐朽，也很难拒绝面前的姬发。殷寿曾狠狠将姬发的尊严踩在脚底，殷家也急着巴结姬家的军权。即便是现在喜爱他，又有什么用呢。殷郊失落地垂下眼帘，自姬发手里接过酒杯，与他交相挽着手臂，共饮美酒。

姬发不喜他低眉顺眼，没等说什么，殷郊便急急攥住他的手腕，神色慌张，分明是怕替他添麻烦。

殷郊说：“我的信期，好像到了。”

房间里弥漫着清冷的兰香，殷郊的眸子迅速染上一层水雾，无助地看着他。姬发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像坍塌一样痛，离开前殷郊还是金尊玉贵的太子爷，现在怎么反过来要看他脸色。殷郊几乎落泪，声调染上沙哑的哭腔，他说：“姬发，不，少帅，我不是故意要给你添麻烦的呀。”

“你只管继续唤我姬发，我对你的情意从未改变，千万不要再在我面前做小伏低了。”姬发恳切道，恨不得掏出心脏给殷郊看看，“早与你解释过了，我与阿嫂只是夫妻之名，你可是这几天又听了什么冷言冷语，怎么变了态度？”

殷郊面色涨红，像熟透的樱桃。筹备喜事这两天，他的确听到厨下的婆娘言论：殷家送来

少爷无非是贪恋少帅的军权，一个只剩下穷架子的破落户也要折腾这样大的动静，没来由惹恼了夫人。

姬发目光灼灼，他不敢、也学不会撒谎，只能支支吾吾地复述了事情的经过。姬发面若寒霜，恨不得立刻发落了仆人，殷郊却劝他：“莫要再为我责罚她们了，她们每日做事也够辛劳了。”

姬发面色稍霁，捏捏殷郊的脸颊，“你倒是心善。”

乾元的触碰好似一把火在心头燎，殷郊情不自禁地凑过去，嗅姬发的味道，扭捏道：“你若是我处置了那些婆子，岂不是真坐实了我的罪名。”

姬发有意无意释放些信香，坤泽本能地受到压制，殷郊情难自禁，渴求道：“姬发、姬发，你帮帮我，我忘了吃抑制的药物。”

“无碍的，今晚本就是洞房花烛夜。”姬发将殷郊捞到怀里，玩枪弄箭的手揉搓后颈上脆弱的腺体，口中还要调戏殷郊，“夫人该喊我什么？”

殷郊吃不住快感，连连哀求，情潮蔓延，空气里属于乾元的麦香是最好的催情剂，他只觉得隐秘的那处止不住的流水，裤子都要氤湿了。殷郊摆出柔顺的姿态，乖乖将颈子往猎人面前送，混沌的脑子想不出姬发想要的称呼，开口便是一句少帅。

“错了。”姬发重重拍了下殷郊的屁股，殷郊浑身一颤，还从未被这样屈辱地对待过。殷郊哀哀叫着，姬发慢条斯理享用怀中人的脆弱，轻轻扯下他的裤子，盯着白皙柔软臀瓣中那处从未被人造访过的嫣红后穴。轻轻用手指搅弄，贪吃的穴肉争先恐后涌上来吸附，姬发在殷郊耳边说话，呼出的热气打翻了殷郊的理智，他问他：“想好喊我什么了吗？”

“唔，姬发、”殷郊被姬发用手指禽得神智不清，胡乱喊着姬发的名字，又喊姬发哥哥，“哥哥，好哥哥，快咬我一口吧。”

姬发还嫌不够，指尖狠狠点上腺点，殷郊在他怀里哆哆嗦嗦射了一裤子。他诱哄道：“再想想。”

殷郊微微抬起身子，挽着姬发的脖子。他实在是想不出来应该喊姬发什么呀，少帅不行，名字也不行。他一时间口不择言，朝着姬发嚷嚷道：“你是乾元，想标记多少个坤泽不行，做什么要为难我？父亲已将我许嫁，我便是你的人，现在连咬我一口都不愿意吗？”

“这话更是该挨罚，”姬发沉下脸，他舍不得责罚殷郊，只能打他屁股出出气，臀肉被他打得红彤彤一片，姬发还要说，“你去打听打听，我身边除了你，还有哪个坤泽？”

身下的帐篷已经支得很高，硌在殷郊的小腹上，他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乾元同样也在渴求他。殷郊委屈地要流泪，讨好般亲吻姬发的脸颊，小狗撒娇般将姬发的脸吻成湿漉漉的，泪水涎水混在一起，他呜咽着说：“那为什么不肯标记我，难道你不是我的夫君吗？”

啊，答对了，姬发就想听这个。他终于大发慈悲，舔舔眼前的腺体，轻轻咬下，注入自己的信香。

烧灼的情欲暂时得到缓解，也仅仅是暂时，不够，根本不够，需要乾元的生殖器狠狠插进来才能满足。殷郊好像明白姬发想听什么了，他忍着羞意，摆出勾栏女子的下贱姿态，学着偷看的话本里的言论，扯着姬发的手放在穴口：“夫君，夫君插进来吧，小穴想要了。”

姬发跨间阵阵发紧，硬得发痛，又忍不住多看几眼殷郊此刻的痴态。他顺着殷郊的手指，浅浅在穴口戳弄，却不肯抵到骚点，问殷郊：“你想要什么？”

殷郊几乎要疯了，不上不下的快感吊着他，一瞬间几乎忘了眼前的人是西岐的少帅，狠狠

扑上去撕咬姬发的唇，恼怒这张嘴总是难为他。姬发配合他亲吻，舌尖扫过齿列，掠夺着殷郊嘴里的氧气，殷郊被他吻得喘不上气，眼中水光潋滟。破罐子破摔了，眼角眉梢都染上媚意，殷郊说：“想要鸡巴，想要夫君的大鸡巴插进来。”说完，紧紧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脸，不肯再看姬发。

姬发得意地笑，剥粽子般，慢条斯理解开殷郊的衣服。从锁骨吻到胸前挺立的两粒红果，肆意揉搓那对乳肉，留下浅浅的牙印，殷郊吃不住快感，放荡地分开双腿，挂在姬发的腰上。

后穴刚才已经扩张得很好了，姬发不愿再忍下去，直直地禽了进去。被乾元填满的滋味太美妙，殷郊半张着嘴，随着姬发的抽插而呻吟，被翻红浪，房间里只有坤泽放荡的呻吟与肉体拍打的声音。

乾元天赋异禀，即便是初次也能将坤泽禽成身下的一滩软水，殷郊又射了两次，阴茎歪斜在小腹，只能淌出稀薄的精水，姬发却还不够，涨大的龟头抵着柔软的生殖腔狠禽，额头的汗落在殷郊的身上，殷郊哭着求他慢些，姬发不管不顾，在殷郊耳边说放松，打开身体，让他射进去。

殷郊不懂如何放松，任凭姬发操弄，又顶了几十下，柔软的腔口如同蚌壳吐出口子，迎接乾元的结。一股股的精液射在里头，殷郊又高潮了，淫水流得满床都是，跨间是乾元留下的青紫，细看是姬发的指痕。射精的同时姬发狠狠咬在殷郊的腺体上，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殷郊是他的坤泽，二人已结契，没有什么能再让殷郊与他分离。

射满了也舍不得拔出来，仍然留恋殷郊身体的温暖。姬发紧紧拥抱着殷郊，看着眼前人的睡颜才觉得此刻是在活着。

番外：他摘一眼

Chapter Summary

ABO生子 破镜重圆 ooc流水账
不想篇数太多所以把一些短篇删掉放在这里
主要为了申公豹➡姜王后写了这篇故事（…

01

不远处的宫殿传来琴声，侍女听不出是什么曲子，琴弦拨挑，只有说不尽的苍凉弥漫在漆黑的夜，隐隐透露着思念。已经歇下的武王重新披上外衫，走出寝殿。内侍慌忙拿起披风跟上，口中劝道：“陛下，更深露重，小心着凉。”

常年习武锤打的体魄岂惧夜寒，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被姬发咽下，罢了，终是怜悯苦苦跟在身后的内侍，姬发微微矮下身子，任由内侍为他穿好披风，系好绳结。

内侍欲言又止。自从回到西岐，便一直是他侍奉在姬发左右，姬发知他所想，宽慰道：“我去摘星阁那边看看，这边熄灯吧，不必留人。”

武王伐纣后定都镐京，建立天子宗庙的同时，一座酷似前朝王宫建筑的摘星阁拔地而起，矗立在天子寝殿的东南方向。无人知晓摘星阁里究竟藏着谁，只知姬发不曾立后，更无妃嫔，膝下只有一位太子，年岁尚小。

步伐渐渐靠近摘星阁，荒芜的琴声却突兀地停了。

殷郊一身白衣，坐于窗前奏琴，清辉洒满人间，为他添上一层朦胧。

姬发立于廊前，与殷郊隔窗对望，苦笑道：“我来了，琴声怎么又停了？”

“本也不是弹给你的。”殷郊道，转身拂袖而去，再不肯多看窗外的天子一眼。

姬发无奈地叹气，绕过走廊，推开屋门，替殷郊将琴妥善安置。他最是爱惜这把琴，姬发送他许多物件，唯独喜欢这个。武王登基后改五弦琴为七弦，殷郊感到陌生，这把五弦琴是在朝歌大火中寻觅到的，带回镐京后姬发又请了工匠与乐师修复，才博得殷郊一笑。

“诵儿今日问我，何时可见母亲。”姬发说。

殷郊淡淡道：“你的儿子，问我做什么？”

一股无名怒火蔓延在姬发的心头，他快走两步，攥住床榻那人的手腕，咬牙道：“你怨我，除汛期外不肯见我，姬诵是你的孩子，与你血脉相连，倘若姜王后将你拒之于外，你心里会有多难过？”

信香随着姬发的怒火蔓延，席卷着殷郊的每一个细胞，很早之前他就知道姬发的信香是什么味道的，直到自昆仑下山来到西岐，第一次望见那一望无际的金色麦田，才知道姬发身上那股自由清新的气息，源自他的家乡。

来自乾元的勃发怒火与浓烈信香冲刷着殷郊的理智，他不愿臣服于姬发，更不愿臣服于坤泽的先天本能。殷郊迎着天子灼热的眼神，冷冷道：“我与我的母亲怎可相比，她是东伯侯之女，嫁与殷商二王子，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我乃前朝罪人，被你囚禁此地，生育子

嗣，谈何母子天伦？”

“你若是想要明媒正娶，我自然可以给你！”姬发大声说，“你是我心中唯一的王后，诵儿出生便立为太子，他岂是孽生子？”

“我不愿做你的王后，我是殷商的太子，自然该随着覆灭的殷商一同化为尘埃。”殷郊冷冷道，“姬诵是你姬家的孩子，与我何干？”

“你...”姬发强忍着怒火，右手抚上殷郊的后颈，用惯弓箭的粗糙手指揉弄那粒嫣红色的腺体，冷冽的梅花香气源源不断的散开，殷郊怒目而视，却又挣脱不开他的乾元。

姬发标记过殷郊三次，囚禁过殷郊两次。

02

第一次标记是在朝歌，情意浓时顺理成章结下印记，姬发向殷郊允诺，定立下战功，向殷寿提亲，长伴殷郊身侧。然而随着头颅落地，鲜血喷涌，他们的约定就戛然而止。

第二次标记是在西岐，昆仑将殷郊送回姬发身边，姬发不惧他三头六臂的法相，只愿长伴。那是姬发回忆中最美好的年岁，空气中散发着麦田的清香，琥珀色的阳光为殷郊镀上一层光影。他以为随着伐纣功成，再没有什么能将殷郊与他分开。

后来闻太师亲自出战，他是殷商三朝元老，殷郊不忍伤他，决定前往朝歌刺杀殷寿，反被申公豹捉住，忘却前尘往事，一心为殷寿作战。

于是他第二次失去殷郊。

牧野之战，姬发与殷郊再次相遇。他以殷商太子之尊成为大阵的阵眼。为了众神、为了诸侯、为了西岐将士的鲜血，姬发不得不挽弓射箭，命中殷郊的眼睛。殷商王家侍卫姬发可以为了殷郊丢弃封神榜，天下共主不能。姬发肝肠寸断，幸得上天垂怜，将瞎了一只眼的殷郊送回他身边。

只有殷郊知道他是如何出现在西周帅帐前的。

姜文焕发现了他。殷郊满身血污，左眼伤疤狰狞，一片血红，晕厥在姬发帐外。殷郊是姜文焕在世的最后一名血亲，他向姬发求情。

姬发说，自然会放过他。

殷郊死而复生，只付出了一只眼睛的代价，自然失去所有法力，姬发用一根铁链将其缚于帅帐，落下第三次标记。

控制他神智的申公豹已经身死道消，殷郊的记忆也重新找回。他试图和姬发说明，他要像一个战士一样战斗，而不是躲在安稳的后方做一个废物，看着兄弟们出生入死。

姬发不允，他无法承诺再次失去殷郊的代价。

他按照预言，祭天台熊熊烈火中杀了殷寿，臣子将士赞颂他功绩，他却知道，这是姬发在给他放水。

——比关着他更让他难受。

姬发建立周朝，开榜封神，分封诸侯。他善待殷人，允许殷人延续自己的祭祀，以王室远亲为首领，封于宋地。而殷郊，昔日的殷商太子，成为了周武王的禁裔。

他第二次囚禁殷郊，开国一年后，殷郊生下姬诵。

浓郁的梅花香气在室内散开，乾元的信香引得坤泽汛期提前到来，殷郊面目染上一层绯红，无力的双手抵在姬发的胸膛，更像是欲拒还迎。

姬发低头吻他那双明亮剔透的眼睛，左眼四周晕成狰狞的红色，舌尖舔舐眼窝，这里曾经有一只我见犹怜的小痣。一滴滚烫的泪水落在殷郊的眉心，冷若冰霜的表情消散了，殷郊环住姬发的臂膀，自嘲道：“许久以前的事，早就不疼了。”

“对不起，殷郊，我对你不起。”姬发喃喃道，他细细吻过爱人的面庞，眼睛，眉骨，鼻梁，落在那双花瓣似的唇上。他知道，殷郊对他冷淡，心里也是极爱他的，乾元的每次易感期都哄着他度过，是他卑劣，伤害了殷郊又囚禁他。

手指爱恋地抚摸腺体，殷郊更是动情，殷商之人，最擅享受，即使和姬发吵得最凶的时候，也不会委屈自己。他屈起腿，膝盖顶了顶姬发的小腹，随着起伏的动作，宽松的里衣散开，露出蜜色的胸膛。

唇齿相依，姬发吻得殷郊几乎喘不上气，分开时空气中勾勒出暧昧的银丝，对上姬发那双充满情欲的眼神，殷郊竟有几分羞赧。他踢了踢姬发的小腿，说：“不做就快滚。”

姬发攥住殷郊那伶仃的脚腕，朗声大笑：“若是刚才你对我那冷冰冰的神色，空气中又闻不到馥郁的梅花香气，你这话还能威胁到我，”说着，拧了一把裸露在空气中的乳尖，“现在，太晚了。”

殷郊气极，姬发本就提前勾来了殷郊的汛期，现在又在身上四处点火，很快，这座冷冰冰的雕像便在武王的身下化成了一滩水，骄纵地分开腿，等待着乾元的入侵。

手指伸进湿润的后穴，指尖抠挖腺点，一切都是做熟的行径，习惯了吞吐阴茎的穴肉不满只是手指的抽插，吐出淫液催促，殷郊难耐地扭动身躯：“别玩了，姬发，快禽进来。”

“口气不小，”姬发狠狠用手指摁过腺点，口气轻佻，“求人的语气就这样吗？”

“你想听什么？”殷郊断断续续地说。

“这个，我可教不了。”姬发慢吞吞地回答道。他抽出手指，贪吃的穴肉一阵收缩挽留，姬发将殷郊流出的淫液抹在胸上，低头亲吻硬挺的乳尖。

“陛下、好陛下，快禽进来吧。”殷郊重重说道。

一双奶子被玩得又湿又软，乳尖布满了牙印，姬发将殷郊的双腿折叠，嫣红的穴翕合着发出邀请，接着狠狠地顶弄。粗大的龟头碾过腺点，殷郊的阴茎立得老高，姬发低头啃咬殷郊的腺体。清新的麦香与冷冽的梅香交织缠绕，氤氲在整个房间。

乾元已然成结，抵在苞宫入口，姬发轻声说：“诵儿今日问我，何时能添个妹妹？”

姬发重重一顶，殷郊嘴角吟出一声呻吟，替代了喉咙里的酸话。本想说天子三宫六院，找谁生育不行，在姬发灼灼的目光下，殷郊只好说：“明日我来告诉诵儿。”

终于愿意见姬诵了，姬发吻着殷郊颈上那圈红痕，他说：“我不在乎，诵儿也不在乎母亲对身份地位，我心悦你，是因你的灵魂。阿郊，你不要担心你的身份会对姬诵有什么影响。”

翌日，穿着青白相间制服的小太子被领来摘星阁。

侍女说：“大王吩咐奴婢，太子的母亲就在里面。”

年幼的姬诵懵懂地走进摘星阁，只见一白衣男子坐于树下弹琴，琴声与他在父王寝殿处听到的一样，往日每当琴声响起，父王便会离开寝殿。

姬诵好像明白了，宫城有琴声响起，便是母亲在召唤父王。他大胆上前，声音稚嫩：“为何母亲从不愿见诵儿？”

殷郊愣愣注视着前方的幼童，姬诵和姬发很像，唯有一双眼睛，是他的眼睛，也是母亲的眼睛。原来姬诵已长这么大了，殷郊苦笑：“母亲怕诵儿怕我，父王对你不好吗？”

姬诵说：“父王对我很好，可是叔叔家的孩子们都有母亲抱，他们说母亲的怀抱是香的诶。”

童言童语说得殷郊几乎要掉泪，不住地懊悔与自责，不该因为世俗烦恼推开他的血肉之亲。回想着自己年幼时在姜王后膝下如何腻歪撒娇，殷郊张开手臂，呼唤道：“诵儿，到母亲身边来。”

姬诵犹豫了几秒，随后像小马驹似的，快步跑到殷郊身边，爬到殷郊的膝盖上，依偎在母亲怀里。

他母亲的怀抱，也是香的。

柔软的小手搭在殷郊的脸颊，姬诵问：“母亲，你的眼睛，疼吗？”

殷郊握紧姬诵的小手，“不疼。”

“母亲深居后宫，怎会受这样的伤？”

“因为母亲曾经也是一名战士。”殷郊说，“曾经因这一支箭，我差点就死了，一位故人救了我，把我送到了你父亲身边。”

“那人是谁？”姬诵追问道。

“他见了你，一定也很喜欢你。”殷郊说，“救我的人名叫申公豹，他见我即将赴死，散去一身修为于阵中留下我的性命。晕厥前我问他为何如此，他留给我一缕神识。透过那缕神识，我得知，他极爱我母亲，在他未曾修炼得道时，便在东鲁海边与我母亲有过一面之缘，他不忍心见到母亲最后的血脉也消散于世界，他说，他很后悔，若早知殷寿如此待我，便不会将我带回朝歌。”

“诵儿，你有一双来自母亲的眼睛，我也是，明白吗？”

姬诵似懂非懂，眼睛一转，他又问：“那是谁弄伤的母亲呢？父王有没有替你报仇？”

“那要问你父王咯，”殷郊狡黠一笑，“你请你父亲来摘星阁用晚膳，看他怎么说。”

番外：照明月

Chapter Summary

也是已经发过的短篇重新归档。
孕期 乳交

粗绳捆绑着他的身体，梁木架在他的肩上。

殷郊双目赤红，隔着距离望着主宰他生命的那个男人。是殷寿，给了他生命，现又将他的生命夺走。他的父亲不是被狐妖迷惑了心智，他竟原本就是这样的人——想起祠堂前惨死的叔祖，他愤恨地往父亲的剑上撞，又想起被狐妖杀死的母亲——“我死也不会放过你！”殷郊大喊道。

画面一转，姬发竟在台上用匕首挟持了殷寿，率领西岐勇士来救他，只是他还是被崇应彪斩去了头颅，尸首分离。

一切都来得太快，他只顾盯着身处危险的姬发，年幼时听宫里的老人说过，人死前会看见最爱的人。

姬发就是他最爱的人，崇应彪说送他一程上路时，他看见了姬发为救他扔下了封神榜。

“姬发，姬发...”殷郊不住小声呢喃，他多么想和姬发再次围着篝火吃着猎来的狼肉，再比一次骑马、比一次射箭，冀州城外的大火，他不顾战事，只想着营救不慎落马的姬发，倘若那时便知晓自己的心意，就不会有后来这许多坎坷了罢。

“殷郊，醒醒，你又被魔住了。”

耳畔有轻柔的声音来唤，殷郊落入熟悉又温暖的怀抱，鼻尖的味道是姬发的气息，殷郊恍惚间睁开眼，是姬发关切地看着他，“你又做噩梦了，莫怕，我在你身边呢。”

“姬发，”殷郊唤了声爱人的名字，不自觉在姬发的胸前蹭了蹭脸，“你不在殿前处理公务，怎么跑来寝室了？”

“你也不看看时间？现在该吃晚膳啦。”姬发道，“常说女子怀孕就变得嗜睡，没想到你也如此。”

“周天子好没良心，现在又责怪我贪睡。”殷郊挣脱姬发的怀抱，随意披上外袍，自顾自走到桌前准备用膳。姬发伐纣后开榜封神，殷郊的名字赫然也在榜中，但他舍不得姬发，便留在人间与他相伴。前些日子姬发和他商量，两人膝下一直空虚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商讨出的结果是殷郊施展些神仙法术，想办法以男人身躯孕育子嗣。终日耗费法力，他自己比往日虚弱贪睡，也更加辛苦。

用膳时更是一番肉麻不提，夜晚两人相拥入眠，姬发在殷郊身后拥他入面，殷郊不耐烦这样的睡姿，两人一番厮磨，姬发不慎碰到了殷郊的胸部，殷郊嘶得一声挣开姬发的怀抱。

“怎么回事？弄疼你了？”姬发问道，他们自小练武，身强体壮，极少生病，战场上受了伤眼都不眨一下，殷郊更是勇武，如今怎会只是轻轻碰了一下就疼成这样。“给我看看。”姬发说。

对方的神色太过坚定，天下共主的气魄展现，殷郊强忍着羞解开衣襟，袒胸露乳，只见那胸乳比往日涨了几分，就连乳晕也扩散了，看得姬发一阵邪火上涌。姬发索性坐到殷郊身后，怀抱住爱人，柔声道：“我帮你揉揉，揉揉就好了。”

殷郊也不想让旁人看到这幅样子，扭扭捏捏地顺从了姬发。那双覆盖着茧子的粗糙大手在他的胸前胡作非为，乳肉捏成姬发想要的样子，殷郊浑身酥酥麻麻，闭着眼睛不去看身前淫靡的景象，不多时，他发现他身下的灾情泛滥的有点严重了。

为了孕育子嗣，他的下身幻出一副女阴，男人的阴茎与肛口之间生出一道裂缝，就连那蒂珠也随之生出，姬发稍稍一碰，他便软下身子，为所欲为。殷郊本是有些恐惧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但想到揉捏他的男人是姬发——早在崖边姬发为他扔下封神榜时，他便给予了姬发百分百的信任，鬼侯剑都可给他，更何况是床上的主导权。

“怎么了？你这是——有反应了。”姬发扬起一抹坏笑，殷郊扭过头看向对方，年幼时个小太阳般热烈灿烂的少年如今挂上坏笑也英气逼人。殷郊看着姬发不说话，姬发直接探到殷郊下身，拨开袍子，向花苞处探去，换来一手水意。

“求我，求我我就帮你。”姬发说。

“那算了，”殷郊作势离开，“随意找个侍卫来就好了，干嘛要求你。”

殷郊再次被姬发揽入怀里，那双手在他的下身作乱，布着茧子的手指弹过阴蒂，一阵电流从尾椎蔓延到身体，随着手指在紧致的雌穴里进进出出，殷郊双眼覆上潮红，像涂满了胭脂，穴里的水也不受控制般浇在姬发的手上。姬发一边用手插殷郊的穴，一边用拇指揉弄阴蒂，殷郊大汗淋漓，怀了孕的身子更是敏感，不一会就高潮了。姬发适时停下作乱的手指，亲吻殷郊的鬓边，柔声哄慰，殷郊倚在姬发怀里大汗淋漓。

“硬成这样？”殷郊扭了扭身子，此时的姬发已不适合做殷郊的靠垫，“我帮你。”

姬发却起了坏心思，“帮我用胸夹出来吧，好不好，把胸肉开了你就不疼了。”

殷郊居然也答应下来，小腹虽已微微隆起，但不碍事。他跪坐在床边，捧着自己的奶子去夹姬发的鸡巴。曾经的殷商太子，现在的太岁神，居然也肯为了爱去做这种事。紫红色的阴茎夹在柔软的胸乳中，小麦色肌肤上挂着细细的汗珠，此刻正好润滑，殷郊双手捧着奶子挤出一条沟壑让阴茎填满，姬发坐在床边，一手扶着床沿，一手抚摸殷郊的后脑，掌控他的速度。

当殷郊劳累时，姬发使用阴茎肆虐那对胀大的奶子，马眼对准奶孔，殷郊不自觉挺起胸脯，用手去抚慰另一边姬发照顾不到的乳首。姬发自然不会让殷郊自己动手，他轻轻打掉殷郊的手，改为将自己将乳肉肆意揉搓成想要的样子。

最后乳晕红得不成样子，乳肉也被粗硬的鸡巴磨得红肿一片，姬发看了心疼，不住懊悔。殷郊却无所谓，转为用嘴讨好面前的性器，舌尖挑逗马眼，嘴唇亲吻龟头，前列腺液被舌面卷起咽下，间或用手抚慰吃不到的囊袋，很快，姬发尽数射在殷郊口中。

殷郊缓缓起身，地面上残留着水痕，他骑在姬发腰际，套弄了几下姬发的性器，阴茎很快度过不应期再次挺立。顾及孕肚，他们用了骑乘的姿势，肉刃劈开湿润多汁却窄小的花穴，眼看抵到最深处，姬发猛地扶住殷郊的腰肢，不肯再让对方下落。

肉穴吸得姬发腰眼发麻，他咬着牙道，“你慢点，没必要这么早就让孩子见父亲吧！”

一句话说得殷郊羞赧起来，他又忍不住不要，只能慢慢起伏，享受整个人被姬发填满的快感，夜还很长，天下共主的呼吸自然也靠他的节奏来掌握。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